

正宗大王實錄

附錄

0230256

no. 35



230256

冊刊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附錄

大王大妃殿書下行錄 先王八歲子初覲焉雖冲年舉止氣象儼然成德鵠

然誠孝著於辭色問寢視膳之節少不違於禮度乙酉邁大疾閱月危稟 英

廟憂違焦煎自丙戌春 英廟患候屢朔彌留至三月極重 先王纔經大疾

餘氣未復之中違違焦煎日夜不離側至廢寢食坐卧起居親自扶護洞洞屬

屬之至誠感動傍人竟荷天神之感應患候回春宮中咸稱至孝所感 英廟

患候十餘年沉痾每添甌之時垂涕而親嘗小便焚灼心肝十年侍湯焦違之

至誠如一丙申大喪後攀號擗踊哀毀踰禮以 英廟患候崇於乙酉大疾之

焦憂尤為結轡之至恨哀痛之辭亦陳於御製進香文自臨御以後 英廟遺

意未嘗一毫違越追慕 真殿 毓祥宮之誠意大小祀享之節一遵前日規

模而無改二十餘年在位 真殿朔望奉審雖值小小疾恙及隆冬盛夏寒風

雨雪一不廢焉必待曉漏而行禮子每慮有損節或以權停親行懇勸則含淚

掩抑曰非有大病則表誠之道惟此而已不忍一番闕禮也 廟社祀享盡誠

察飭齋居徹夜餽餘必親嘗焉於 景慕宮至誠惻怛之孝思達于天地尊奉

之儀文享祀之節度以誠以禮至矣盡矣無毫分餘憾而至痛在心二十餘年

無樂為君如窮人無所歸居恒不忍以言語提道年年齋日至恨至痛之掩抑不勝者著於辭色歲以采增予心亦感傷有不忍觀以如是之至誠至孝不敢違越於英廟遺意不貳本之義理終始守如金石是則仁之至義之盡也度越百王之盛德豈紙筆所可形容哉於子致孝之誠篤至自在世孫之時依仰甚切丙申後則以子孱然在哀疚中憂慮尤深保護之道靡不用極居處凡節慮或有一毫踈漏至於微細事必皆躬檢務欲使子自忘勞苦每悚然警懼於飲食湯劑之或違其時所以備進如恐不及親自來省至誠懇勸至今頑命之保全專賴篤孝之德寢室中鋪列便身之具無處非誠孝之攸及子之所嗜物雖微細未嘗先御必手自勸進常於百物無論多少有所見則無不進於子子所勸進雖不合於口味如素嗜焉養志之孝歲歲采篤雖宮闈間難於回心之事予以至誠開導勸諭或至有過舉而辭色之間少無不怡之幾微下氣溫言身若無所容稽之往牒豈復有如此盛德至孝也哉專心學問日夜孜孜萬幾之暇手不釋方冊撒漏之後始暫就寢不以為疲道德之畢竟成就者此也崇尚儉德中年以後尤致力焉冬則衮袍外常御綿布之麤者而屢經改為至於補綴夏衣屢澣雖敝而亦御常膳不踰三器平居無一玩好之具自奉如寒

士數十年如一日今上之幼養也華盛之服膏腴之味勿近口體凡事必教以義方宮闈之間嚴肅整齊而和氣融洽各盡其道一宮上下孰不悅服於教化也先王事天敬事神敬恤民懇摯如保赤子一陰一陽不弛聖念瞻天對越之誠靡日少忽每歲兩或愆期則寢食俱闕聖心焦灼日夜憧憧子每以若是用慮必損聖體為憂得甘露則悅豫之色感動左右猶慮其不足庭置測器頻問得雨之尺寸既洽之後聖心始紓嗚呼欲記先王之盛德至善非若干文字所可悉况以予淺見何由髣髴形容其萬一乎哀號罔極之中僅收精神略書數條焉○惠慶宮書下行錄大行大王壬申九月二十二日丑時誕降于昌慶宮之景春殿辛未十月景慕宮夢神龍抱珠入寢室既覺以夢兆異常必為誕聖之禎祥遂畫龍于白綾揭之壁上及誕生其泣嗶嗶聲若洪鐘宮中皆驚雖在襁褓氣象岐嶷隆準龍顏體狀特異英宗大王見之嘉悅稱讚教余曰汝得此兒宗社有何憂乎每稱額上腦後之酷肖也仁元貞聖兩聖母始見動色稱其天質之卓異曰豈意若是其非凡也百日前能立未週歲而步及晬步詣晬盤先撫筆墨展書而讀之動止儼然人見其冲年異質無不失色驚歎聖學之卓越已兆于此矣癸酉臘月上尊號時景慕宮暨余將

行禮是時過晬纔數朔而御袍靴侍立儼如成人自幼好書在百日前見文字則欣然有喜色 景慕宮親寫帖冊以賜之每嬉游必携持焉至於紙敝又喜觀孝子圖聖蹟圖常效孔子設俎豆之儀及古孝子行蹟以為樂斯亦可知道學誠孝之出天也好寫書二歲能作字三四歲筆畫已成日以是為戲五六歲所書有作屏者至於諺書自四五歲已通曉作書札如長者三歲接見輔養官能讀書會文義四五歲則日就月將殆無可以學於人者天性儉朴自幼不喜華羨所御之衣至于汗敝而无數嬉遊不取玩好之物惟愛質樸而久猶不去焉自幼勤學未明而興催盥櫛而讀書余慮冲年之受損戒勿早起則每遮燈影而盥櫛焉誠孝懇篤事 英宗大王 景慕宮及余承顏順志毫髮無違於教訓或有 兩宮間難處之事輒委曲周旋事多得解不可殫記也丁丑兩國恤移居他室去 殯殿不遠哭聲相聞以時陳籩豆於無人之處為奠獻之容年未及於行禮雖不得躬參祭奠而心志之及此可見天性至孝之一端追慕兩聖母終身不衰丁丑戊寅兩年冬 英宗大王寢疾時纔六七歲能知焦遑問候必以至誠不解帶不離側是時孰不歎服其夙成也 英宗大王頻命侍坐每令讀書叩問文義則分析奏對靡不合理或於中夜引見之時召使之誦



書試為講問則雖在寢膳之餘少無差錯 英宗大王屢稱其聰明英睿之絕

異也已卯三月始定冊禮是月展拜于 孝昭殿 徽寧殿繼謁 真殿閏六

月受冊于明政殿禮節動容進退周旋咸中規矩 英宗大王嘉之以為 宗

社萬年之慶也辛巳三月入學行冠禮壬午二月行嘉禮是歲禍變之後哀毀

痛慕天倫至情之外尤為罔極罔極時余處各闕每晚送書知無恙之報然後

方進早膳常以余凜綴善病離違未見為恨親劑藥以送之聞有減勢始御水

刺雖在冲年至孝之根天如此與余離違之後寢食於 宣禧宮處所晝侍

英廟夜則寬慰 宣禧宮一飯一寢一寢心常憧憧甲申 宣禧宮病患沉篤以移

孝之意竭誠救護及遭喪哀痛無異於壬午也丙戌 英宗大王患候危重晝

夜焦煎廢寢食者三月聖候之竟臻康復實由睿孝之格天於 大王大妃殿

尤篤誠孝 大王大妃殿慈愛極至凡事大小上而稟議下而質問慈孝之無

間往牒所罕苟非 大王大妃殿盛德暨 大行大王至孝則何以及此此外

平日敬天之至誠奉先之懿行奉 殿宮之純孝崇儉祛奢之盛節節用愛民

之大德欲書則無窮而赫赫在人耳目外廷諸臣以所見聞庶幾贊揚萬一第

略舉幼時行蹟之外人所未及知者而記述之神思昏迷多所遺漏尤為罔極

罔極○謚冊文竊以皇穹不吊降割我家大德得名式遵彞典祗增摧咽敢云  
揄揚恭惟 大行大王內聖外王天經地緯聞一知十聰明睿智之姿達五行  
三溫良恭儉以得大任降是自冲歲而備嘗險艱重華協于受文祖而攝理機  
務頌論宗統之正邁漢皇詔南越之辭編書揭義理之明符魯聖止西狩之  
筆右賢左戚審用舍黜陟之權扶陽抑陰嚴邪正淑慝之辨提督受支孫之祀  
遺民股龍灣之墀好音載懷忠獻疇 英考之庭大老扁鵲江之祠國是永定  
猗歟治法之盛卓為哲辟之冠矯俗牖迷教多術於雨露霜雪保和歸極化一  
世於杯酒戈鋌致力在吠畝之艱夏禹氏之躬稼天下康功絕盤遊之樂周文  
王之不遑日中綵帙芸緗摛院應奎璧之象龍韜虎略壯管蔚風雲之奇視民  
如傷審微情則哀敬以折交隣有道修聘好則忠信為先躬薦瓚之精裡誠著  
昭格拒揚冊之羣顯志先為謙御不采之室服澣濯之衣克儉吾無間已峙常  
供之米寢修理之役精義自有寓焉惟茲政令間措施罔非典學中推去居敬  
踐實由小學大學之門集義求仁述孟氏孔氏之訓公私義利之界劈頭腦於  
差毫謬千戰兢臨履之工盡精力於人一已百萬善俱足烟乎本源之澄清一  
理相通儼然上帝之對越講誦則忘寢與食羣經之隻字不遺治教則以君燕

師千聖之大統斯接歷代史傳之記載監戒常存百家著作之叢長包括都盡  
應乎事物沛若江河發為文章俾彼雲漢鄉飲之舊禮既復喜淳俗之挽回考  
亭之正路爭趨藹吉士之興作若夫人倫之盡性原乎聖孝之出天十載殫侍  
疾之誠曾不懈於一日終身抱含恤之痛蓋無樂乎千乘金滕啓頌 兩聖之  
慈孝克闡珠邱遷卜萬世之隆奉罔虧覲月之禮常行肅肅 闕宮之貌愛日  
之心采篤泮泮長樂之歡稱洛南之兕觥重有待於後甲壯新豐之雉堞自不  
煩於度支二南正風化之原親親乃修身之效八域躋春臺之上老老推錫類  
之仁休祥屢驗於豐登治臻金膏玉燭康強克配於乾健頌騰北斗南山方當  
慶貺之潛周夫何微病之示億圭幣之冥應莫賴彼蒼難謔王几之末音遠揚  
小子何恬符衍策之虛一詎意聖壽之止斯靳夢齡之與三忍說大業之未卒  
踐位行禮之舉曷堪摧腸遇物垂誨之音宛猶在耳幸茲 山陵之新兆迺在  
園寢之隔岡孟春之羽衛為停意者天心之默啓兩麓之象設孔邇庶幾神道  
之相依丹扆永虛盡儀刑之寢邈素厥將戒慨光陰之莫留肆舉崇終之緡儀  
爰稽在宥之盛績東西南北之無思不服神功既致於中和禮樂刑政之成秩  
有文至德莫尚乎今古摸天畫日縱難節一惠之稱揄王鏤金允為觀七廟之

義寔遵公議敢有溢辭爰命使臣奉王冊上尊謚曰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廟號

曰 正宗仰冀聖靈俯賜昭鑑播芳寶籙揭鴻號而光前毓慶瑤圖迓駿命而

兵曹判書金祖淳製

裕後嗚呼哀哉謹言○哀冊文維歲次庚申六月壬子朔二十八日

己卯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薨于昌慶宮之正寢是年冬十一月己卯朔初六日甲申永遷于 健陵禮也龍輶纒啓蜃衛既同簡此元辰即被玄宮

人靈浩其於悵天地為之慘淡離楓宸之赫弘指柏城之幽閤于時 主上殿

下哀結崩天痛纏辭緋攀雲馭而莫逮緬風樹而增咽廓三朝之永逮倏五朔之斯邁降雍言於下臣託休光於瑤鶴其詞曰粵自羲農暨于湯文聖繼統

帝王之門孔未得位斯道在下歷漢越唐世入長夜無往不復我 后膺期運

撫重熙姿挺上知髫齡出閭妙選英俊 聖祖曰孝錫以銀印比總監務重整

乾坤高明煥臨積陰崩奔初元之教立我人極誰其干紀以誅以殛不怒而成薄海率服無念爾祖咨乃喬木天下萬事惟義與理任以師道子非獲已精一

心法矧有所受金秤玉衡毫芒不苟惠迪則吉違曰悖德勿貳勿參審哉順逆

二紀之治此其綱領慎終如始壹是以正欽昊法勛見墻儀華惜寸攷工建中

視柯丕謨丕烈爰集大成天覆地載洋溢聲明燕不露寢對越潛誠穆穆 清



廟洞屬其思有恤 官園隆殺咸宜風泉之感壇香時升萬折必東符于 寧  
陵宵旰忘疲經史凝道曰秋冬交民事粗了經選手園儼乎朱黃集粹會袁宗  
我紫陽百編在箱雲漢昭回為典為訓燕翼後來乃造古髦泮洋洋乃詰戎  
兵豹旂鳥章儉崇早菲戒嚴貨色史不勝書百王所則日月有明容光無遺江  
河流澤庶物咸滋皇道清夷寶宸垂拱調露時風導揚天寵歷選往牒功莫與  
京統接三五學兼周程君子萬年蔭祿穰穰如升如恒方期無彊胡皇天之降  
割忽馮相之告稷循大化而陟方闕宸景而厭臨嗚呼哀哉龍髯脫胡鷲輅上  
鞠晨漏警節盡嬰告引門燎悅其德輝厥衛儼其威容恩覆燾而已邀淚穹壤  
而無從嗚呼哀哉化機升沈眇不可窮聖人之作道積厥躬孝感神明仁包寰  
宇集于禮神之圃純于文德之圃軼三古而無憾御六位而時成紛川流而敦  
化撫孝理而感亨何志事之未卒抱至寃於羣生嗚呼哀哉虞日淪精祀天傾  
軌聲教未訖休運中否帝鄉已遠黃道多曠麟經無可讀之地髦士抱安做之  
悲昏衢迷兮莫燭橫流倒兮孰障惟關和之則有奉周旋而不忘嗚呼哀哉  
聖母攝政薰儀悽惻 冲王在疚威容深墨黼座如昨真遊何處脩夜不暘靈  
辰斯遽去復去兮安適悲莫悲兮永訣違閭闔之親穆即岡坂之帶嶠對黃流

而告遷纒素紼而就祖齋孺慕而一慟遂奄成於千古嗚呼哀哉惟南有岡隣

于仙園感乎終天氣結厚坤白虎騰精青烏叶吉泉源綿聯松梓邇密蘊靈

秀於一麓結佳氣於千嶂諒無間於幽明豈有隔於精爽嗚呼哀哉道之將興

兼我君師民之無祿喪我考妣仙輶不返至澤空留型範與金石不泐禮樂并

兩露同流蕩乎大德之難名煥乎至業之莫述冀於昭之日監牖緝熙與肩佛

徵顯謨於翠珉庶彷彿其萬一嗚呼哀哉領議沈○碑文 崇禎紀元後一

百二十五年壬申九月二十二日 誕生已卯冊封 王世孫乙未聽政丙申

即位庚申六月二十八日昇遐十一月初六日葬于華城 顯隆園東第二岡

亥坐之原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九行上葬軍○誌文我 正宗文成武烈聖

仁莊孝大王在宥十有三年已酉遷 顯隆園于水原府之花山揭 御真于

園之齋殿以寓晨昏之義大城厥邑以拱衛象設歲一謁輒涕泣不能起及庚

申春正月既拜 園遂御東麓喟然歎曰羨哉斯邱守臣汝其伐石以識之粵

六月十一日壬戌有疾不豫二十八日己卯禮陟于昌慶宮之正寢將以十有

一月六日甲申因東麓面南而大葬聖人焉嗚呼豈非天哉今 殿下以臣行

德最被珠遇侍軒墀日久命臣以玄宮之志臣頑然不能下從忍執斯役而學

術黽薄不足以知聖人則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其敢曰摹畫萬一云乎哉嗚呼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生聖人為之君為之師以弘道於天下伏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是也惟孔夫子不得其位而刪詩書作春秋行素王之事夫子歿百  
有餘年孟氏出而明天理淑人心以接夫子之統自秦漢以來異端橫流正學  
遂泯及宋程朱相繼而興講明先王之道繼往聖開來學其功不在孟氏下程  
朱既遠邪說又作衆口爭脛靡所準式天開奎運吾道遂東我先王正位變  
命以君兼師德尊而行備學崇而業廣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知有以  
窮性命之真而達造化之原仁有以同萬物之體而普天下之公勇有以克有  
我之私而成悠久之業嚴恭寅畏不敢荒寧厖思厚澤延及羣生煦嫗覆育熙  
熙穰穰庶幾乎三古之氣像焉蓋天以我 祖宗積德累仁克昌其後為之含  
私亭毓篤生聖人啓東方一治之運而遺風餘庥將萬億年是賴於乎盛哉遂  
拜手稽首投血而書之石曰王姓李氏諱祚字亨運 英宗顯孝大王之孫  
思悼莊獻世子之子母 惠嬪洪氏領議政鳳漢之女 妃金氏贈左議政時  
默女先是 王伯父 孝章世子聘左議政趙文命女早薨無子及 莊獻薨  
英宗命以 王承 孝章統 王即祚專 孝章為 真宗 妃趙氏為后立

莊獻廟曰景慕宮尊 惠嬪曰惠慶宮始 莊獻世子夢見神龍入寢覺而異  
之畫其狀於壁 王乃以壬申九月二十二日己卯誕降嗶嗶之聲若巨鍾然  
神彩燁如日月穆穆有天之表二歲知文字三歲就傳受小學書睿智日長  
不煩師承八歲冊為 王世孫十歲齒于學拈小學題辭明命赫然之義問于  
博士曰明命在吾身果指何境欲求赫然當下何工博士不能對園橋門觀者  
無不動色相賀曰真聖人也其在春邸日與賓僚相問難如四七之辨中和之  
說性道之已發未發縷析毫分皆可為斯文定論及夫大猷時升年德俱進仁  
精而義熟教成而化敷則觀乎御定諸書而積中彰外之文尚可得其一二焉  
推王跡之所興演景籙之無疆以貽我子孫萬世之柯則曰國朝寶鑑也 皇  
祖有訓涕泣以受別嫌明微得畫我所得為曰宮園儀也煌煌鈇鉞掃除奸兇  
義闡乎金滕象列乎夏鼎樹倫綱於千秋曰明義原續之編也虞廷五教惇德  
允元曰五倫行實之書也遏慾存理尊王黜霸曰鄒書敬選也雲龍風虎蔚焉  
合章揚號暮夜有戎勿恤曰軍旅大成也休老勞農秩然有序風流篤厚百嘉  
宅遂曰鄉禮合編也稽古酌今序列六官燦然為一王之制以昭來許曰大典  
通編也由博反約常自在茲追刪述之遺旨曰五經百篇也甲乙丙丁元元本



本纂英撫實縱橫丹鉉曰經史子集手圈也刪繁蕪正體裁嚴華夷寓衮鉞曰  
宋史真詮也詩道教人詠歎滛液鏗然如舜韶之九成曰雅誦也地負而海涵  
家尸而戶祝言有教動有法揭斯文之一統曰朱文諸編也聖作而賢述真衍  
而丘補纂次部分垂經世之要範曰大學類義也顯忠崇節載棹載楔馬城之  
祠龍灣之壇義問宣昭懷我好音曰尊周錄也制禮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曰春  
官通考也其難其慎曰維庶獄廣五聽之慈布三省之澤曰秋官審理錄也此  
王之立言而鴻流鉅跡聲流無窮可以撰次風雅被諸管絃與旱麓生民之詩  
同其傳也其窮格之精存養之密又有濂閩諸賢之所未發者論太極則曰太  
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靜為動之根柔為剛之本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闔戶謂之坤又曰生生之謂易先陰後陽生生之義  
見矣商易首坤蓋有以也論心性則曰言心自禹謨始言性自湯誥始而孔子  
曰性相近也又曰繼之者善遂分形而上下而言言宋儒所謂本然之性也氣質  
之性也蓋祖於此聖遠言湮言性者不惟不言善或曰惡或曰善惡而本然大  
中之體無以闡發於後世則首言性善孟子蓋亦不得已也程叔子又繼而明  
之俾人人者知有本然之性而本然則皆純善也然而徒知本然之為純善而

反遺乎氣質者徃徃有之如孔子後於孟子不可不言本然如孟子而在今之  
世者又將言氣質乎以是知孔孟之訓隨時而不同焉論格物致知則曰知之  
未至由於理之未窮窮此理也物格在其中曰致曰格雖不可以相混亦不可  
以相離也論涵養省察之工則曰涵養要熟省察要疾要熟也故既曰戒慎又  
曰恐懼不憚其重言而複言要疾也故一言以蔽之使人專心乎體察論幾微  
則曰誠無為何也未發也幾善惡之所由分而所謂動之微也既曰動之微則  
豈非已發耶論知行則曰知行不可偏廢而所謂真知者知善之可為也惡之  
不可為也如飢食渴飲水不可蹈火不可狎是謂真知則可以行耳知固貴  
真而其求知也亦宜擇術焉論謹獨則曰心為天君欺心即欺天也天可欺乎  
天德王道其要祇在謹獨論關邪則曰戎狄膺而已矣龍蛇驅而已矣正學明  
邪說自熄此所以蓋之以威開自新之路也論李延平靜中體認未發之旨則  
曰體認則思也思則已發夫人之心湛然虛靜無偏倚而後應事不差靜時若  
不主敬發何能中節譬如十月純坤陽氣斂藏霜雪凝沍草木凋落陽雖生於  
下而隱而未露春未發生之功專資於斂藏凝固周子之言靜程子之說敬皆  
此理也論誠仁之訓則曰仁為心之德誠為行之實夫人之生也具天地之理

故滿腔皆生意也生意既發自赤子入井以至於仁民愛物覆冒四海而罔不  
自此焉推之曷嘗有私意利欲間乎其間哉無私意利欲以間之則一矣一則  
誠也仁與誠豈有二也論為治之法則曰君人者但恥不及乎三代使動植之  
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得其所而休徵嘉瑞如麟鳳龜龍諸福之物為我  
能事如此然後始可謂位育之極功也論文章則曰文章有道術道不可不正  
術不可不慎必主之以理而輔之以氣使潛發曠引之神機不敢離正路一步  
可免於侈言夸辭之歸矣夫汪洋河漢之談不足以垂後者詘於理也藻繪雕  
篆之作不足以名家者薄于氣也况治教為之污隆而世道隨以升降者乎予  
以朱書為一世之學的者不惟尊其道亦為其文章理氣之真也此 王之立  
德而可以見為學用工之次序鑽彌堅仰彌高宗廟百官之盛金聲玉振之義  
集衆之粹會聖之精為萬世開太平苟非達天德者孰能與此 王每朝起整  
衣北面瞻仰辰極雖盛暑則閉戶不敢對天四十年如一日詩云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 王實有馬事 英宗至孝十年侍疾未嘗解帶及宅宗哀動臣  
隣躋 桓王於原廟樹 莊寢之配壇奉 慈殿 慈宮婉容愉色致其養王  
牒金泥揚其徽詩云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王實有馬 王之代理也戚黨

憚王英明內外危逼勢如綴旒 王從容應變處羣不逞曲當其宜及宰臣徐命善之疏出 英宗誕定大策卒界 王機務則 王首陳私痛泣而請 寧考感其孝就尚書記注刊其不忍者踐位之日渙發絲綸致嚴乎不貳本之義胥匡以遵 先王之道而有頑不率鼓倡凶論則告于 寧考之靈誅竄如法書所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志所云聖人處變而不失其正 王實有焉所慎在祀肅雖齊明攝儀無間乎親裸疏節克謹乎縛文凝神致虔坐而待朝 陵園有事輒進粉粢以嘗之拜 影殿戒蹕先於曉鐘霧露風雪未始或闕月觀闕宮優然有終身慕而至痛在心每諱辰必浹旬齋居若喪之初詩所云春秋匪懈享祀不忒 王實有焉優優三千克昭節文葬 寧考則正朝祖之失禮嗣寶位則慨釋冕之非經名儒享夫子之廡大老配 先祖之庭經所云禮者履也義者宜也 王實有焉有庶弟裊禎贊而裊坐逆當誅神人所不容猶不忍加辟并家室移置江華命內府衣服飲食之極其豐足問訊織於路歲輒召見廷臣爭之力 王曰吾過矣吾過矣終不聽禎於 英宗時謫死耽羅 王追念盡然錫美謚臨其廟親奠之贊為凶徒所推戴而死 王每歎曰贊之死由於洪國榮國榮之廢所以報也子於異日有勝御舉丈夫子必為贊立後



英宗女有為鄭致達妻者挾其子厚謙與逆臣洪麟漢當 王代理時謀危宗社而賴 王大妃聖德神功炳幾折崩凶謀不得售而廷討遂行 王以其為 英宗所鍾愛暫流畿島自島而陸而京至引入大內見之廷臣亦爭不得傳所云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王實有焉慎乃倫德維懷永圖器無形鏤衣有澣濯綿襦蒲茵處之裕如也所御之堂僅數架不施丹雘壁烟煤如塗有司請葺理則 王曰予豈惜其費乎顧素性安此耳經所云克勤于邦克儉于家王實有焉性豁達待人一以誠胡越一家庭衢八荒蛭涓之暇會朝之時表裏無間洞然無不可對人言者嘗自號以萬川明月主人翁大書特書昭揭殿閣經所云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實有焉際天之所履極地之所載搃以攬之為已分之所有而星曆兵農九流百家罔不包羅搜剔措諸實用又推以及人妙選年富文學之臣考課講製日月琢磨有如羣飲于河各盡其量而不見其涯涘詩所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王實有焉右賢而左戚屏宦官宮妾而接賢士大夫置奎章之署常引諸學士講論經史及至大漸誓御猶不敢近而承弼諸臣左右舉扶嘗有人言士類國之戕斧者 王曰謂士類戕斧而國其又乎予所共者士類也斥其人不用詩所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王實有焉

與諸臣觴于芙蓉之亭筵几既肆琴瑟既張有燕巢椽將哺子飛繞不入王  
憐之遂起後御是亭輒問燕巢常曰吾不欲以養人者害人遂蠲雉鮮之貢停  
鹿豕之獵經所云人不易物惟德其物王實有馬一念黎元蚤夜孜孜靡隱  
不察靡弊不舉損上益下撫之綏之利澤之滲灌人者浸灌醲郁久而愈著而  
猶且視之如傷恐一物之不獲自盡須珍劑以救病傾廩財以掩骼因內帑而  
別儲備荒之需設壯營而擬罷均役之法以至庶孽之甄拔也奴婢之勿世也  
羅糶之更張也蓋欲次第施措而未遑然其已然之効則市廛之民曰橫索絕  
矣在野之民曰積案清矣輸將之民曰羨耗除矣嘉肺之民曰幽寃洗矣都鄙  
之民曰田疇墾矣莞庫之民曰出納允矣衣冠之民曰菁莪棫樸之化不知文  
王何如也於是乎三元調八風協嘉瑞降豐年應曠然如春油然如兩恬然如  
在先天化日之中而及夫昇遐日自夫王宮國都以至荒徼絕塞深山邃谷男  
婦稚老跂踵喙息之倫率皆奔走號哭如不欲生詩所云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王實有焉此王之立功著之八域之廣而鬼鬼蕩蕩民無能名者也若其酬  
酢萬變折衷義理充養發揮剛健純粹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夫天理  
之公研窮經傳之旨則提綱而挈領辨別事為之故則銖量而錙較是以綸告

筵諭動合典謨矯時正俗彰善瘴惡之志哀矜惻怛至于末命有足以透金石而感豚魚則非言語文字所由述也嘗曰子所願學孔子也學孔子當自朱子始既倣朱子綱目定春秋左氏傳將建閣御苑之中安朱子遺像取大全語類羣書箋注之出於朱子者編以為書庠其中而不及行焉居常無樂乎南面慨然有脫屣千乘之想朝廷請加徽稱者屢終不許築華之役蓋有微意存焉故堂曰老來亭曰未老閣而卒不能假我數年俾千古帝王所未有之盛節不得見於當世則天也嗚呼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蓋謂聖人之所以配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謂天之所以為天也 陵號曰健取諸天行不其然乎自羲農至文武功烈見於事自孔孟至程朱功烈見於言其範圍天地澤利萬世則言與事未始不同而易地則皆然也 王聖人也發明斯道之體主張斯道之命其事則羲農文武其言則孔孟程朱千世之下尚論者庶幾乎登清廟之瑟愀然一唱而三歎特操其天德王道布濩人耳目者以揭夫宏儒哲辟之憲度章程如此云爾

尹行德史  
曹恭辨製

○謚狀

國王姓李氏諱祿字亨

運

莊順王之孫以壬申九月二十二日

王生始

莊順王長子

恪愍王

緯以世子戊申卒

次子愷封世子壬午又卒有子即

王也初封世孫

莊

順王命為 恪愍王後丙申 莊順王薨 王奉大朝命承襲奏請追尊 先  
世子為王 母妃趙氏左議政豐陵府院君文命之女 本生母洪氏領議政  
鳳漢之女也 王幼有異質聰睿絕羣器度岐嶷 莊順王竒愛之常置左右  
教以文字聞一知十過目不忘孝經小學語孟毛詩諸書次第通貫文理日就  
不待勸課孜孜不懈辛巳齒于學謁先聖禮容嫺雅講音清暢環橋多士莫不  
延頸而拭目焉是歲行冠禮妙選經術之士文學之臣列置僚屬日夕討論俾  
盡輔導之責自是知見日廣識解益精六經諸子史傳百家博涉旁通靡不掇  
其要而會其歸宿儒老師亦不能企及壬午行嘉禮 王妃金氏左叅贊清原  
府院君時默之女也 莊順王年高倦勤乙未命 王代聽機務 王懇辭不  
獲裁決庶政莫不當理國人咸服 莊順王寢疾經年 王日夜焦憂扶持調  
護不解冠帶既韋遣大臣禱于廟社山川及遭大憾哀毀踰制 祖王妃奏請  
承襲大朝降勅曰 王妃金氏奏稱爾自幼聰明性敦仁孝夙有長人之德為  
國人所願戴請冊承襲朕俯循輿情特許所請茲遣官賞詔誕告爾國封爾為  
朝鮮國王謹理國政封爾妻 金氏為國王妃佐理內治並賜誥命綵幣等物  
爾宜永矢靖共懋績承於侯服迪宣忠順作屏翰於天家欽哉毋替朕命於是



大臣禮官齊請嗣服 王號哭不許及百官庭請數日然後始勉從之受羣臣朝于崇政門逮至發引步出宮門中夜露立哭不絕聲朝夕祭奠必皆躬親哀動左右 王既即阼勵精圖治克遵先猷發號施令動合羣心百工率職四境無虞民情大悅翕然稱明主馬上奉 祖王妃暨本生慈母昧爽必興冠帶問起居承顏順志誠孝無間左右怡愉忠養備至宮闈之內和氣藹然生辰及歲時錫類之恩遍逮羣下朝士與庶人耆老或加資級或賜米布民皆興於孝其奉先也 宗廟禴嘗輒皆躬行致齋虔誠省牲滌器一一親視徹宵將事致愨著存在位執事莫不駿奔肅敬率禮無愆或有故攝行則必手傳香祝離次齋居遣近臣儆察禮式明燭以坐待其歸奏虔奉 園寢輪行展省一草一木無不受護至於 本生之親常以未逮千乘之養為窮天之痛別建廟宮月必瞻覲歲謁衣舄之藏以致攀慕之誠每於拜省之時涕淚洟瀾近臣不忍仰視啣恤茹哀終身如一而祀享之禮一遵程子定論隆殺有節情文允協咸仰孝思之通神竇越往牒矣以至國社山川百祀莫不致敬遵禮上辛祈穀每歲親行階設儀天之器庭暨占風之竿夙宵對越兩賜順軌或有水旱之災圭璧徧舉殫誠盡心故乎感如響焉若夫事大之禮尤極盡誠謹修侯度慎簡使价時節

朝請未嘗愆期進獻方物身親檢視凡遇慶賀或蒙恩典別遣大臣以伸頌感之忱詔使之來特命上卿遠逆境上館待之節饗餼之需度潔敬慎及到王城親迎郊外宴饗備禮送亦如之克致恪恭之誠以是取被高宗純皇帝眷恤之德視同內服寵賚便蕃特賜御筆御詩福字寶箋以推敷錫之化引接陪臣每詢安否至及於嗣續之喜冊儲之期恩禮曠絕迥出尋常匝域臣民至今感戴若其好學之誠根於天性心無二用手不釋卷聽政之暇日有課月有程夜分不輟上溯堯舜傳授孔孟謨訓下及宋賢心性之說微辭奧旨無不心悟體驗折衷異同發前未發辨析羣疑洞徹大原嘗謂孔子以後集大成惟朱子而已推尊敬慕專心誦法隻字片言蒐羅哀集常目在案融會貫通動靜語默不違繩墨政令施措皆合典謨此其平生學問之本領而致明體達用之效者也於以反躬實踐檢身如不及制行有常度不邇聲色不喜遊畋宮室衣服一從樸素常居卑狹之室每御澣濯之衣蓋其素性初非勉強而然也發為文辭出言成章教令一下人皆莊誦凡有著作若決江河浩瀚醇雅自中軌範義理明暢文采彬郁綽有周漢之法一洗叔季之陋建閣于內苑貯祖先謨訓古今圖書簡選一代博學宏詞之臣日與講論經史參贊治教又設講製之法勸課文

臣親自考正才彥蔚興雖在燕居召接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誓御近習未嘗廁於其間以至縫掖之儒聚之學宮教導作成間年躬謁先聖釋菜視學論經設科月朔則講書課製身任君師之責悉遵成均之制士習咸正文風大振乃於暇日編纂羣書手自點選發揮聖賢之微言闡明道學之淵源此乃推躬行心得之餘嘉惠後學者也若其勤政則寢殿書揭無逸篇以自警省每日視朝未明求衣羣有司各執其職進前奏事親自剖決日晏乃罷而或有民事之急者雖值深夜許令直奏以為生民休戚專係近民之官監司守令之差遣也輒召接面飭或有因事赴朝者亦即引對問民疾苦詢年豐歉時遣御史廉察幽隱刺舉非法嚴贓污之律獎廉謹之吏德澤下究鄙屋安堵廣開言路翕受敷施雖有直斥闕失犯顏不諱者亦必包容寬假未嘗有以言獲罪者而時或下令求言無遠不達若遇災沴則避殿減膳罪已修省惕然警動不敢違寧求賢如渴用人無方不以踈遠惟器是使故一藝寸技各效其長草野寒峻無不彈冠競進嚴飭朝臣寅協和同莫售朋比之習咸囿平蕩之治或有干紀犯憲者雖在貴近一斷以法王綱於是振肅深懲史牒咸曉干政之弊告戒斂戢以盡全保之恩至於宦寺之類只備灑掃之役不任職事毋敢與外臣交話家法之嚴



有如是矣常謂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發政施仁必以正經界勸農桑為先改正田案頒降農書野無曠土田無濫稅每於歲首別下教命申飭牧守身作田畯勸耕借種無或愆期若值旱澇之時輒下蠲減之令詳察灾荒發倉調饑移粟往哺至發內帑助其不給罔有流散捐瘠之類以至窮民之婚葬過時者採聞資給孤稚之顛連道路者收養保活民塚之頽圯露骸者官庀掩瘞山虞之獵貢海眼之魚稅或罷或損俾無一夫之失所方伯守宰一或犯科勘以重法以勵具僚故窮峽絕海之間道無竊發戶不夜閉惠澤洋溢民皆樂生又謂刑者輔治之具嗣服之初首定笞杖之式印行欽恤之典尺寸無違情法曲當每斷死罪三覆閱實必求傳生之路以盡哀敬之義祈寒盛暑則疏放輕囚掃滌囹圄俾無瘦病之患為治之法必先於正俗正俗之道莫大於孝悌故以身先率自家而國朝廷敦禮讓之風閭里謹少長之別而申明教條頒示中外採輯古昔哲行懿蹟編書刊布家諭人誦服習為常郡縣行鄉約之法黨塾肄飲射之禮德教所被莫不觀感而興起風俗駸駸丕變矣又以褒獎名節為立教勵俗之本前代守節之臣本國立懂之士暨夫閭巷孝烈之卓異者搜訪表揚大則贈官錄後小則旌閭給復樹之風聲人皆激勸至若僧尼巫覡之屬一切禁



斥俾不得出入城闔焉於是化行俗美政成治定踐阼二十餘年之間日慎一日乾乾不懈不幸於庚申六月感疾方在寢席猶問左右曰事關民憂者毋滯即告二十八日大漸薨于昌慶宮之正寢春秋四十有九臨終大臣近臣禮官俱入侍是正終之禮也自王都士庶至于窮巷幽谷婦人孺子莫不奔走號哭如喪父母可見至仁厚澤入人深也 元嗣玠以 曾祖王妃命權署國事嗚呼 王以聰明英達之姿有純粹光大之德典學之念罔間終始律身之嚴一循聖訓窮理則造高明溥博之域反約則極精微縝密之功動作不踰規繩辭命皆可師法此乃前古台王之所罕聞而大德宏規臣隣莫能形容摸寫者也試言其見於行事則孝為百行之源而事親有格神之誠仁為衆善之長而愛民若赤子之保窮經闡性命之真立政明王霸之分崇正學而斥邪說建大中而叙民彛文章煥乎黼黻聲烈流於金石環東土數千里無不沐浴乎膏澤衣被乎光華皇天竟靳遐齡而未及見久道化成之懿臣民之痛曷有其極詩曰瑟兮僖兮赫兮咍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沒世不能忘也其斯之謂歟於乎盛矣

大提學洪良浩製

○行狀嗚呼

大行大王賓天之越翼月丙戌

我 嗣王殿下誕降哀旨命三公九卿館閣三司之臣上

廟號曰

正宗

陵號曰健陵謚號曰文成武烈聖仁莊孝禮所云大行受大名也又命諸詞臣  
撰進狀冊碑誌之文以克襄大禮以昭示盛美于千萬世臣等稽首泣而奏曰  
我大行大王光御二十有五年盛德深仁宏謨大業巍巍奕奕如天地日月  
入人肌髓被人耳目惟春邱以前誕聖毓德之際宮闈之內燕閑之中外廷之  
所未及觀記者不可不表揭而該載內下行錄即我列聖故事臣等敢昧死  
以請於是貞純大妃書下八則惠慶宮書下十九則臣晚秀謹盥讀揚扃  
投血上狀曰嗚呼大行大王姓李諱祜字亨運英宗大王之孫莊獻世  
子之子母惠嬪豐山洪氏領議政鳳漢女以英宗命為真宗大王之嗣  
母后孝純王后豐壤趙氏左議政豐陵府院君文命女王以英宗二十  
八年壬申九月二十二日己卯之丑時誕降于昌慶宮之景春殿即肅廟所  
嘗御也辛未冬莊獻世子夢神龍抱珠入寢像夢中所觀畫揭宮壁誕降前  
一日天大雷雨雲布濩彩龍數十蜿蜒騰空都人士咸觀而異之及降覃訇  
之音發如洪鍾宮中皆驚隆龍頰河日海口日表儼若長成英宗臨視喜  
甚語惠慶宮曰得此兒宗社無憂乎手撫額曰是酷類予即日定號為元  
孫未百日而立未周歲而步自未語見文字則輒有喜色喜觀孝子圖聖蹟圖

常效夫子設俎豆之儀衣不御華美污綻而无數玩好之物未嘗寓目流虹之初回也晬盤百玩一無顧焉端坐展書讀之癸酉冬上徽號于 仁元聖母

王具袍靴行禮拜跪陞降不待阿母六宮聳歎甲戌八月設輔養廳乙亥春始受紫陽小學 英宗語廷臣曰元孫講說猶不釋卷今纔四歲體貌氣象大異

凡兒天將祚宋歟自是知思日進未明而興盥櫛讀書 惠慶宮慮其過勤戒

勿夙興每遮燈而盥不使人知丁丑春 仁元 貞聖兩聖母連月禮陟時

王始衣若干尺未及行饋奠之禮而所御之堂地邇 殯殿聞朝晡哭聲輒携

藁薦望哭已卯春二月癸亥冊 王世孫閏六月庚子受冊于明政殿周旋中

規禮儀可象 英宗命陞殿教曰昔周武王服冕受丹書于師尚父今者冊封

三百年 宗社興替繫爾一人爾在冲齡當以淺者近者教之手書小學題辭

第三章十六言賜之是歲 貞純大妃膺迎渭之禮 王事 大妃如事 惠

慶宮辛巳春 英宗動駕 王陪馬駐輦雲從街使觀光士民仰觀 世孫還

宮問曰今日觀光者衆期望於汝何事也 王對曰望臣之為善也曰為善易

乎對曰易也諭善徐志修奏曰以為易然後方能勇進也 英宗大喜二月乙

未定字三月己酉齒學既謁 先聖請業於博士講小學 王問曰明命在吾

身指何境界欲求赫然作何工夫博士不能對園橋觀者數萬相顧賀曰聖人也是月丁巳冠于景賢堂壬午春二月丙寅行嘉禮清風金氏贈領議政清原府院君時默女令王大妃夏五月莊獻世子薨王哀毀踰度侍者不忍仰視侍英宗于慶熙宮晝則常處御座左右夜則在暎嬪之側一飯一寢寬慰周至後甲申暎嬪病篤竭誠扶護及喪悲痛如壬午時惠慶宮在昌德宮哀疚凜綴頻有不安節王聞輒慶寢食每晚上手書承安後方進膳如是者日三四秋七月命依皇明故事以世孫為東宮設春桂坊官凡賓對講筵大小諸臣入侍頻命王侍坐或辨論經旨或參聽朝政嘗於賓筵問曰三南告歎何以濟民王對曰有粟則可濟曰何處得粟來對曰如梁惠王事亦可也英宗笑曰善今日賓對問答欲使汝早知之也癸未春召接貧善宋明欽時講孟子明欽仰問孟子宗旨王曰過人欲存天理也明欽請問立志王曰所願則堯舜也明欽退語人曰聰明英睿上智之姿東方之福也甲申春二月壬寅命以王為孝章世子嗣承宗統孝章世子即真廟也一日講官奏三南飢民羈衣菜色狀王惻然久之是日夕膳舍肉不御英宗問其故對曰今日講官語飢民事心馬惻傷不忍下箸也乙酉春侍賓筵英宗



曰昔漢光武奇明帝河南南陽之對子今以忠州逋吏事問於汝諸臣以為王法不可屈國儲不可縮其言是否 王對曰十數官吏之傳生即天地好生之大德豈徵捧舊逋之比乎曰魯君欲加賦而孔門弟子欲蠲稅何也對曰民依於國國依於民百姓足君誰與不足也曰如何可以富民對曰君仁而愛民民可使富也曰如何為愛民對曰不作無益以奪民時也 英宗曰善哉言乎遂命減諸道舊逋是冬 王遘大疾 英宗憂甚即 王所居之堂隔障而御值書筵日親行召對使 王聽之問左右曰世孫喜否對曰喜 英宗亦喜又教曰世孫執心固雖病不示呻痛色安子心也丙戌春 英宗患候又屢朔沉重王新經大疾之餘日夜侍湯跬步不離坐卧起居親自扶持洞屬憂煎傍人為感是歲翼寥之慶咸稱睿孝所格也自是歲凡朝臣入侍 王必侍坐丁亥春英宗親畊于藉田 英宗五推 王七推辛卯春宗臣禰禎有罪 英宗震怒教曰此不防漸則國本不可安也並投耽羅未幾禎死于謫 王聞之大傷悼遣人庀恤護其柩以歸戚臣有以為言手札答曰承聞弟討於萬里海外烟波渺濶末由撫柩痛哭感古愴今摧咽難抑難得者兄弟不可廢者倫理聖人倫之至也雖煩上徹豈無俯燭壬辰 英宗寶箒日隆羣臣請舉掄揚之禮

英宗謙讓不許 王手疏懇祈積誠回天 英宗教曰一隅青邱祖依孫孫依  
祖見爾章子安得不感迺屈意從之蓋乙酉以後稱觴祝罔之慶摸金鏤王之  
禮皆感 王之孝也丙戌以後聖侯多在靜攝 王晝未嘗離側夜未嘗解衣  
一有添碗則遑遑涕泣露禱神明 英宗每坐卧左右或扶侍則曰東宮安在  
莫如我孫之便於體也 王自四五歲常喜跪坐衣袴當膝處必先敝八九歲  
以後益莊默無疾聲遠色褻御宦妾罕與接語 英宗見 王靜坐曰汝學入  
定乎語筵臣曰世孫性度絕異無一毫走作意禁苑花發之時非從予則未嘗  
遊賞日以讀書為事非勉強而然也及 英宗晚年長在侍湯而聖侯小減則  
輒開書筵每候 上安寢更漏四五下而退却明燭對案書鷄鳴則趨而侍時  
和緩主之子鄭厚謙傾邪無行倚主橫甚洪鳳漢之弟麟漢席其兄據相職與  
其黨揚言曰攻洪氏不利於 東宮也以鉗脅一世洪相簡閔恒烈等出入春  
坊倡為己巳凶論相簡之族荅能托儒名遙執朝權尹養厚尹泰淵等為洪鄭  
死黨迭據銓任戎柄乘 英宗倦勤潛相糾結布植黨與弄權蔑法壞亂朝政  
王睿質英明洞覽古今尤惡戚里干政之弊對諸賊未嘗假以色辭諸賊等大  
懼入以窺覘嘗試出以講張誣毀謀欲動搖 儲宮和緩主又長處禁中為其

子助凶百端宦妾掖隸之類廣置爪牙伺 王動靜 王炳幾應變不撓不露  
夷然若無事且賴 英宗聖明不威而嚴 貞純聖母至誠輔翊賊謀不得售  
至乙未春聖候日沉綿大小祀典皆命 王攝行冬十月行常叅教曰今日臨  
門不可自強冲子夙成此時代聽機務親見於子豈不光鮮乎自是諸賊益懼  
以諱聖候為沮戲代聽之計十一月癸巳 英宗召見時原任大臣教曰近日  
神氣益蕭公事無以酬應言念國事夜不能寢冲子知朝論乎知國事乎知吏  
判兵判之誰可為乎昔我 皇兄有世弟可乎左右可乎之教今之時尤不啻  
皇兄時况聽政自有國朝故事乎洪麟漢挺身對曰 東宮不必知朝論不必  
知銓官至於國事尤不必知也 英宗獻敍曰卿等不知予意毋寧使我孫知  
予心法也命以御製自省編警世問答進講于東宮居數日 英宗命公事入  
于 東宮承旨欲承書麟漢揮手止之 英宗曰巡監軍付標付中官之手可  
乎領議政韓翼謩曰 聖明在上此輩不足憂 英宗怒命諸臣退仍命巡監  
軍及吏兵批受點于 東宮時聖意已決大寶啓字皆移置 東宮上教日三  
四降而因麟漢遊辭力沮成命久不下事機岌業變在呼吸而朝無敢言者十  
二月丙午前叅判徐命善上疏請正麟漢沮格代聽之罪且論韓翼謩質言闕

豎事 英宗聞疏趣命命善及大臣臺臣入侍命善讀奏疏 英宗擊節嗟賞  
顧問諸臣臺臣宋瑩中曰深文也相臣金相福請問言根 英宗命麟漢翼暮  
刊仕籍相福罷職瑩中削職特擢命善為都摠管越四日庚戌命 王代聽庶  
政 王三上疏批曰名正言順東國再安於子萬幸於爾榮親莫敢少忽扶我  
三百年 宗國仍命聽政儀節依丁酉故事越三日癸丑 英宗御景賢堂受  
聽政賀 王具袞服行朝參受百官賀是日進饌行九爵禮羣臣皆呼千歲  
英宗顧笑甚樂 王既聽政謁 真殿 太廟歷拜 諸宮廟發號施令動合  
天則已有雷動風行之效而每事必稟 大朝罔敢自專語官官曰官官雖兼  
史其職啓沃也文義箴警宜於書筵政令得失關於國事隨處陳規補予不逮  
沈翔雲以辛丑逆豎之孫囑金相福改祖系不齒於世托跡鄭厚謙洪樂任為  
其腹心當是時徐命善之疏入而代理之命下凶徒大恚募翔雲上書引温室  
樹之語欲翻覆成命內外排布甚密 王覽其書曰翔雲事大關忠逆接受之  
際不可不光明也奏于 英宗命義禁府鞠翔雲竄絕島迺命竄配以下 小  
朝裁斷丙申春正月下令旨陳時弊十四條飭諭中外臣庶又令曰各宮免稅  
田結宮屬憑藉弊及小民明禮宮屬於東宮宜先清本付之度支各宮次第用



此例又令曰紅袖之突過從班紫衣之作掣間里可見宮闈之紀綱宦侍騁率之擬於士夫宮房下屬之行惡外邑尤係變恠令中外執奏筵臣有以大小科面試言 王曰待士以禮以誠不宜先疑只當擇任考官恢公道杜倖門而已豈可拘束士子汲汲責備乎從古人辟多不免求治太速之病聽政後一二事矯弊猶恐其太速也二月拜 垂恩廟廟 景慕宮舊說也既還宮上疏于英宗曰壬午處分臣當信之如四時守之如金石假使恠鬼不逞之徒敢生希覬之心肆發追崇之論而臣乃為其慙患移易義理則是實為 殿下之罪人亦將為 宗社之罪人萬古之罪人至於喉院日記盡載其時事實見者傳之聞者議之流布一世塗人耳目臣之私心哀痛殆窮人之無所歸也夫閭巷匹庶之有情理悲切者終身含痛如不欲生臣雖愚頑亦有此一段不泯之心而今乃高臨貳極儼對百僚豈不有痛于心有泚于顙乎若以為臣之哀痛或有碍於 殿下之處分云爾則 殿下之處分即天理之公也臣之哀痛亦人情之極也所謂並行而不悖也若又以為無日記則無以徵信處分云爾則國朝典故俱在簡牒金匱石室藏之名山千秋萬代移動不得又安用日記為也嗚呼日記之存不存在 殿下處分之如何而臣之所以自處者唯有逃避儲位

沒身辱處只以一日三時恭修起居之職而已言至於此不覺腸摧心裂顯天無從也 王手書疏令官官傳于承旨以白袍黑帶露伏尊賢閣前庭以俟疏入 英宗教曰聞此疏子心傷惻無以為諭 英宗泣諸臣皆泣於是命就起居注中丁丑以後至壬午語屬不忍聞者依實錄例洗草于遮日巖乃命 王拜 垂恩墓 王初入墓門哀痛不自勝俯伏象設之前撫莎哽咽衣袖盡濕諸臣迭奏晚始回駕翌日 英宗教曰正宗統為三百年 宗國洗日記伸子心於萬世昨聞墓所光景恍若目睹豈特酸鼻子年二十一歲受諭書圖像曾見內訓 獻陵賜孝婦銀印於 昭憲王后今子當追故事是日行洗草陳賀于集慶堂御製諭書親書孝孫二字鑄銀印親授于堂庭自是諭書銀印常陳駕前先於繳蓋三月丙子 英宗昇遐自聖候沉篤 王不御膳不交睫不離御榻令諸大臣環侍以俟及大漸不進水漿哭不輟聲既舉哀殯歛儀節 王躬自察視且哭且檢雖蒼黃崩剝之際卒事無一違於禮大臣諸臣請嗣位 王哭不許廷請屢日啓至則輒哭及成服日始勉從教曰迫於羣情忍將踐位而冕服行禮於子心益覺怵然此禮見於康王之誥蘇軾譏其非禮載在集傳亮陰之制雖不得行釋衰從吉其可乎諸臣以古禮與國制力請 王泣而從

之具冕服受遺教大寶于殯殿門外即位于崇政門尊王妃為王大妃  
惠嬪為惠慶宮冊嬪為王妃教曰宗統大繼序重雖以孫繼祖以弟繼兄祖  
與兄當為禰位今日王大妃稱號竊附以孫繼祖之義也遵英宗遺旨追  
崇孝章世子為真宗大王孝純嬪為孝純王后孝章墓曰永陵後教廷  
臣曰追隆之禮昉於成周而子則曰在建邦之初則可也永陵追崇即  
朝遺意雖不敢不行非子本意也既釋冕反喪服下綸音諭中外曰嗚呼寡人  
思悼世子之子也先王為宗統之重命子嗣孝章世子前日上章於先  
王者大可見不貳本之子意也禮雖不可不嚴情亦不可不伸享祀之節宜從  
祭以大夫之禮而不可與太廟同惠慶宮亦當有京外貢獻之儀而不可  
與大妃等其令所司講定節目以聞恠鬼不逞之徒藉此而有追崇之論則  
先王遺教在焉當以當律論以告先王之靈追上思悼世子尊號曰莊獻  
封垂恩墓曰永祐園廟曰景慕宮尊奉儀節遵宋濮王故事祝式用朱子定  
論稱皇叔父從子五享用牲用樂以廟貌狹隘拓而廣之倣世宗朝宗廟  
北墻門遺規建日瞻月覲迨瞻迨覲之門於宮之西苑之東每月簡威儀以時  
展省編宮園儀藏于宮王在春邱著大宗小宗論又講尚書以禮制心以義

制事之旨 宮園之禮實本於斯追奪李光佐趙泰億崔錫恒官爵光佐等  
英宗乙亥追奪後又復官至是 王以辛壬義理宜先闡明命遵乙亥處分賊  
臣金尚魯自 英宗丁丑為柄相潛結宮人文女之弟聖國構禍 兩宮至是  
教曰丁丑十二月二十五日 大行大王御恭默閣尚魯敢以罔測不道之語  
仰對前席 先王譬之馮道嘗教子曰尚魯汝之讎也壬午事雖不更提於他  
日前壬午五年之歲釀壬午五年後兆即一尚魯而已子聞命拜稽銘諸心腑  
當追施逆律以正君臣之大義又下綸音布告文女罪惡奪其爵號聖國亦施  
孥籍之典旋以 先朝禁令寢兩賊追孥及秋賜文女死蓋待因山禮成也夏  
親鞫李德師趙載翰朴相老崔載興等 王在春邸載翰等假托壬午懲討之  
義陰結妖宦李興祿金壽賢等轉聞于 王王時在冲年察其奸而心惡之及  
大喪使鄉儒李一和上章言壬午事德師之疏並徹疏語同教曰此誣 先王  
之逆乃親鞫載翰德師等相老發不道說遂肆于市德師載翰載興等皆正法  
是年秋嶺南人李道顯又上疏如德師疏即日親鞫誅之時大臣三司請正麟  
漢及厚譙母子之罪教曰從古人君事關於已者嫌不論認作寬弘之度不覺  
漫漶義理此明王哲辟之不能免也子豈為是我况麟漢負犯不特沮戕代理



而已哉竄麟漢厚謙厚謙毋出置城外削申晦職尹養厚尹泰淵並遠配泰淵  
族弟若淵以王堂技疏以麟漢為國邊人以討逆之論謂迎合王召問之若  
淵奏語益悖王曰春秋之義護逆亦逆遂親鞫若淵以黨逆輸款洪趾海父  
子兄弟尹泰淵閔恒烈李商輅李善海李敬彬等交結謀潛圖翻覆之凶言  
凶書始皆呈露次第就鞫若淵島配道死恒烈善海伏誅相簡結案徑斃商輅  
亦徑斃趾海續海敵彬島配又鞫泰淵翔雲養厚翔雲以受嗾樂任厚謙納款  
正法泰淵養厚輸款徑斃出掖屬七十餘人付有司皆厚麟諸賊之私人內胡  
外煽者也儒生李明徽上疏言華陽書院不宜建奉皇廟親鞫島配秋下大  
誥布示諸賊逆節末曰今者諸賊多出故家大族姻婭親友之間漸染其氣味  
訛惑其論議者必多其人皆從罔治之意俾底維新之化大臣率百官臚列麟  
漢厚謙十二大罪請亟誅之王猶不許諸臣求對力爭王曰尚靳處分恐  
慈心之不安今日慈教若曰私恩不可伸王法不可屈承此德音予志定矣乃  
命麟漢厚謙並賜死諸賊既誅命做闡義昭鑑開局纂書越明年書成命曰明  
義錄三司以厚麟兩賊孥籍為請教曰法者天下平雖人君之尊不可以私意  
低昂也是以斷死罪未死而捧結案既死而必準律文即我朝四百年不易之

常典也噫讎如尚魯聖國逆如商輅翔雲尚不可低昂厚麟兩賊若是用律豈法者天下平之義乎自今未結案而用逆律身已死而追施孥籍次律結案而加以極律並除之三司以安兼濟為厚謙作舍燕禧舊基欲應鷄龍之妖識請正其罪教曰鷄龍之說即一識說從古君子未嘗以此等事罪人况帝王之尊乎此政先儒所謂攻蔡確不患無辭而以車蓋亭詩為案者元祐諸賢反不免捨正之歸者也兼濟之附麗厚謙以此定罪於渠當耳配之邊遠因山禮定將行朝祖之禮教曰以魂箱行朝祖載於喪禮補編夫喪禮有進而無退禮之檀弓負夏主人既祖推柩而反之子游譏其失禮曾子多之戶庭之內推而反之猶譏其失禮况以魂箱出辭 太廟還奉 殯殿其視無退之禮不啻徑庭又况魂返室堂即先儒之言朝祖不以梓宮而以魂箱於禮意又何如也欲準古禮則古今異宜朱夫子未嘗講定我朝先正亦欲行而未果此不可遽議也仍命大臣禮官議議不一命依五禮儀將啓殯教曰日月不居因山奄迫崩殯之痛益復靡逮子所以粗伸情禮者即祭奠一事自返虞至七虞卒哭皆以親祭行事 王自啓殯日哀痛如袒括之初初欲親隨鞠行諸臣以古無是禮力請拜辭於興仁門外 靈駕既遠猶行立路次哀音上徹百姓聞之無不泣翼月

始拜 元陵歷拜 永祐園命有司釐正各 殿官貢膳定例頒于八道兩都

教曰此雖一事重民隱之意也教曰利於國利於民則肥膚何惜 先王所以  
諄諄於寡人也國用告乏民產如罄言念民國中夜繞榻至於宮房田結有法  
外加受者有代盡未收者不但大損國用尤是貽害小民令所司查正仍命溫  
嬪以下諸宮房田結代盡及加受者並屬戶曹命內侍受祿人月終吏曹啓聞  
以寓周禮天官冢宰無不統攝之義先是各宮房稅納每歲以閑雜人充官差  
分往諸道橫挈操縱民不勝其苦 王夙聞其弊教曰子自即昨以來懷保軫  
恤之念幾乎忘寢與食官納之為民害屢百年于茲無賴之輩憑藉官家橫行  
列邑侵虐下民膏腴之地盡屬官庄黎庶之命殆係官差剥膚椎髓害及鷄犬  
哀彼民斯何以聊生自今各宮房稅納自本邑直納戶曹戶曹劃給宮房官奴  
導掌之差送加稅橫斂之弊一切革罷令廟堂之臣講定節目頒之諸道教曰  
信漢符所以嚴宮禁也近來紀綱解弛暨不畏法肅肅清禁作一街路際今初  
服宜復古制自今無符攔入者令兵曹察飭下科弊論音以三代賓興之法西  
漢賢良之選 皇朝隔屋之制朱子貢舉議歷詢政府館閣諸臣竟以議不咸  
寢之建奎章閣于昌慶宮之內苑 英宗御製編印告成教曰我朝官方悉遵

宋制而獨未有御製專閣之所如龍圖天章之制 光廟朝有奎章閣之名而未及設施 肅廟朝有奎章閣之稱而未及建置肆子繼 列朝之志事集

列朝之御製乃建奎章閣于後苑以奉 列聖朝謨訓有宋制閣之意也子之所製亦不可無編次之官先朝編次人之設有其事無其官今為專閣命官典守以實編次人之名允合其意我朝提學即宋之學士直提學即宋之直學士依龍圖閣學士直學士例置奎章閣提學直提學又置直閣待教以倣宋之直閣待制則設施有據乃命選部差閣臣六員提學用曾經文衡兩館提學人直提學用曾經副學人直閣用曾經應教吏郎人待教用翰圜人直閣待教後皆圈點初元聲明之治權與於是復銓郎通清之法先是 英宗以郎選紛競之弊革之有年議者請復古規以補激揚 王許之至己酉還罷 王在春邸戚臣洪鳳漢以追崇之說眩惑睿聽 英宗壬辰戚臣金龜柱上疏討其罪至是教曰子之秉執之嚴廷臣之所知奉朝賀項年之奏論者之聲討宜也而從古帝王家人臣之所敬慎則以金龜柱地處以冑莖酬酢疏陳 大朝 大朝若俯問于予則子將何辭仰對此豈非慄然處乎仍命龜柱黑山島荐棘至甲辰出陸冬教曰言路國家之血脉近日寥寥無進言者豈以寡人惡聞其過而然



乎嗣服之初莫聞讜直之言實由在上者之不能導率而當言之地豈無含默之咎兩司諸臣並罷其職韓後翼以正言技疏以乙未授受之大義謂之機事機心諸臣請鞫問批曰其疏盛陳袞闕文字抉摘非清朝之美事不允申尚權以軍啣疏討後翼疏中多贊揚語教曰尚權疏即一狀德之文寡人登極未幾有何實政實效之及于朝野如尚權之言則袞闕時政無一可論哉此而不罪必啓人主巍然自聖之弊仍命給其疏削其職有偽造綸音者搆成浮言流行於畿甸湖嶺之間凡七條蓋凶徒欲煽動民心也有上變者逮問十餘人皆鄉曲傳訛之類教曰不足誅也無為繹騷平民也特命酌放下綸音曉諭八方民庶元年春東止告饑遣使監賑止關下諭兩道道臣御史命調濟利民之策條列以聞飭諸道道薦又命京外孝行節義卓異者禮曹就議政府區別以聞拜永陵 弘陵三月親行 孝明殿練祭教曰昔我 宣祖大王之教曰葵藿傾陽不擇旁枝人臣願忠豈必正嫡大哉聖人之言也然我國規模重名分尚地闕許要不許清已有古人定論頃年臺閣通清實出於 先王苦心而反歸有名無實噫匹夫含冤足傷天和况許多庶流其巖不億則其間豈無才俊之士可以為國需用而枯項黃馘其將駢死於牖下嗟彼庶流亦我臣子使不能得

其所展其抱則寡人之過也其令兩銓之臣疏通獎拔之方議大臣以聞仍命  
吏曹著成節目夏旱知製教撰進祈雨祭文教曰冊祝無罪已責躬之意可乎  
命改撰已而久不雨下綸音以十事責躬求言承政院以減膳時停視事稟教  
曰昔宣廟避正殿以丕顯閣之狹窄不得開法筵先正栗谷言講負可減法  
筵不可停况減膳與避殿有間何妨於開講乎修省之時益宜勤勵此後減膳  
避殿時講筵依例稟旨親行禱雨于社壇回鑿翌日親臨疏決命京外殺獄  
掘檢之法一遵兩朝受教著為式初肅宗以京外殺獄不得掘檢有數十  
年不決瘦死獄中者命開檢一從無寬錄英宗又教以周文猶掩骸白骨檢  
驗無異再被殺凡匿埋者檢驗已瘞者勿檢有司錯認以掘檢之禁京外不敢  
開檢廷臣屢以為言王取覽兩朝受教教曰先朝下教中已瘞勿檢者  
非禁掘也即指白骨檢驗也匿埋檢驗者即肅祖受教不當新定令甲只依  
兩朝受教遵而行之或有年數已久者毋得輕自開檢啓聞後施行初乙未慶  
科庭試申晦主試關節肆行榜後物議大譁凶徒自知其犯且畏睿聰俯燭假  
托書筵有科事酬酢厚麟輩左右脅制為誣逼儲宮之計至是廷臣以乙未  
榜為諸賊作逆機紐屢請削榜乃罷原榜以恩賜直赴定甲乙改修紅榜辛丑

以一榜混削有枉罹之歎復尹翊東等八人科教曰禁旅古之虎賁羽林也宿衛於殿廊陪扈於駕側不可不重其選擇其材而反不如訓局馬兵禁衛騎士內禁衛兼司僕中一番定為宣薦之窠取才充差作為武弁初仕之階仍命本兵之臣與將臣成節目行之後又以騎士屬之庶類初仕如宣薦禁軍之例秋七月盜入大內王每罷朝御尊賢閣覽書至夜分是夜燭下展書忽聞足聲自寶章門東北緣廊上來至御座中雷擲瓦散礫王靜聽察其有盜命宦侍掖隸火而燭之盜已逸而瓦礫尚縱橫雷上乃調宿衛士及三營踐更軍守備垣之內外遍索禁中不獲命復衛將五夜巡更之古例汰掖屬中根派不明之類諸臣以尊賢閣淺露易令奸宄攔入請移御於是移御昌德宮八月盜又越昌德宮之景秋門垣為守舖軍所捕納詰之則苑洞任田興文曩夜與扈衛軍官姜龍輝潛入尊賢閣雷上謀欲稱亂而未果今又再舉也乃親鞫興文龍輝二賊實洪述海之子相範所使也初相簡杖斃趾海續海島配述海亦以海藩犯贓賊死島配啓能以厚麟窩窟亦竄之絕島趾述之子姪妻妻日夜怨望國家又其屢世權貴多門生故吏潛結宮人掖屬謀為不軌者有日相範與龍輝隣居知其有勇力以千金結納以興文之居近禁垣與之合謀龍輝腰鐵鞭與

文手利劍約入關逢人輒殺相範觀變接應其夜龍輝興文同登尊賢閣撤尾布沙作魍魎狀先眩人視聽將售不道忽聞關中大索逸去及移御又欲潛越為舖軍所捕內應者官人福永秀愛月惠今喜也宦官安國來也掖屬姜繼昌金壽大金福尚也同謀者趾海之家客洪大變洪弼海洪信海也乃鞠相範作逆情節一如興文龍輝之供而述海之妻孝任締結妖巫作咀埋凶之變洪啓能與其子信海姪履海述海之姪相吉相格李澤遠閔弘變等陰謀密室以太甲桐宮癸亥反正為說與趾述續三賊往復謫中而所欲推戴者宗臣積也諸賊三塗作逆之謀於是盡絕次第拿鞠皆伏誅惟啓能鞠庭肆惡承欵徑斃追奪啓禧弘變爵初啓能推戴之謀發於相吉之供大臣諸臣以逆黨未盡究覈而積以王室至親名入推戴齊聲請逮問王遽起入小次久不出御帳殿諸臣屢求對不得排闥而入極言事機急迫國勢危疑請宮城扃衛又力請逮積王終不許及相吉等伏誅大臣三司宗親文蔭武百官伏殿庭日六七啓請誅積館學儒生罷散前御軍校醫譯各司吏胥以至五部坊民交章力爭王猶不許其答劄啓有曰今日事有管蔡之跡無管蔡之情而斷以管蔡之法實非所忍也又曰子之情事欲論則聲已咽欲書則淚先滋孤露餘生豈有如



子者鵠原之懷惟有庶弟三人禎風露所祟不幸早死禍年紀差長疾病常纏  
唯積幸而無恙每以為庶幾成立宗英繁衍使先父之子孫立我朝廷庶報  
劬勞之萬一而凶逆作孽而積名出於推戴嗚呼生長綺紈蒙未知識渠豈知  
推戴之為何事也予之情事求之古牒未有倫比斷恩伸法實所不忍言之及  
此摧痛何喻及罷親鞫大臣攀輿迭請王駐輿熙政堂至不得前王既還  
內大臣率金吾諸堂往王府致饋于庭令自畫饋拒不從大臣復求對言即此  
已無臣節矣請賜死王不得已頷之及聞饋訖法王傷慟久不視事命有  
司助以贈禔之典又命內司備禮安葬三司請寢成命教曰爾等豈忍於似此  
私恩之少施更欲爭執乎又親鞫洪樂任王欲仰慰慈心特命全釋廷臣屢  
爭不許撰續明義錄叙是年治逆源委也義例從原編諸臣請革扈衛廳教曰  
彼千餘軍官亦吾民耳豈可以一凶賊之出混疑三廳所屬也朝廷之政令得  
宜則淄青將士可以投戈四方之民心解弛則舟中諸人可為敵國何規規於  
一扈衛廳哉今之三廳本非不易之規自七廳而為五五而至三合設一廳精  
拙其才藝之優者屬之以存古規以除冗兵以慰軍心仍命扈衛大將雖大臣  
非勲戚勿兼禁巫女出入城闈幸懿昭世孫墓歷拜義烈墓冬以雷異減

膳求言二年春欽恤典則成先是教曰宋之藝祖即一中主慮獄囚之瘦死開國之初命諸州長吏恤繫囚又以盛暑詔獄吏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枘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決遣歲以為常趙宋累百年綿遠未必不基於斯况我列祖欽恤之盛德即我家傳授心法子小子敢不式克欽承今當暑月死囚之滯獄者屢被拷掠之餘繫之枷而鎖以相當刑而不刑當殺而徑放適足為啓僥倖之門殊非刑期無刑之義一倣宋朝故事舉而行之至若刑具制各有度近聞京外決獄之地率多不遵法者法者天下平也雖人主不敢低昂况乎命吏哉仍命刑房承旨馳往法府法曹取笞杖枷杻之不如法者準視釐正下諭諸道列邑刑具視京師又命各營校正棍制又命叅互大明律大典續大典斟酌損益彙成一書至是書成印頒于京外造鑰尺與書同頒下綸音敦召諸儒臣合統禦營于江華府降喬桐為府使以沁都為三道之要衝也後因廷議叅差已酉還復舊制召見大臣九卿三司長官教曰先王祔禮不遠將進冊于東朝獨於慈宮不得上一字之稱嗚呼子之秉執之大義臣僚之所領會禮或近於貳尊事或涉於壓尊拂義任私強欲崇奉則所謂崇奉非吾所謂崇奉也至於茲事既無貳尊之嫌又協揚名之義求之前史皇子公主

有錫號之規言乎本朝 順康 昭寧有加號之禮子所以義起於中而欲講而行之也 迺議定 惠慶宮進號之儀先是內司奴婢之推刷也刷官假托查括幻弄私贖操縱百端惟賂是索刷官所到村里為空 英廟減貢之惠闕而未究至是乃永革刷官命各道道臣一依 先朝乙亥比摠施行宣頭案由承政院啟聞著為節目領之八路申明太學月講之式拜 永祐園教曰孤露不死來謁象設穹壤罔極今日行禮積獨不在悲慟交中無以為懷其妻何罪特為放釋以奉其祀仍流涕掩抑者久之親行大祥于 孝明殿教曰 先大王喪制垂終禫禮在即子雖強從禮防奈此難抑至哀何哉禮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曰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夫子曰加於人一茅子竊以為今日之所當法也國朝典禮禫之日陳軒懸如禮振作慨廓之餘孺思益切鳴王被袵縱循禮制鐘鼓管籥之音豈忍遽聞於當月乎仍博議大臣儒臣命禫月大小法樂懸而不作著為式封 真廟私親 靖嬪墓為綏吉園廟為延祐宮祭禮遵毓祥宮例始以兵曹判書為鹵簿使教曰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雖振古所無之凶逆殲彼元惡縱厥脅從必啓自新之路俾圖革心之方斷斷此心屋漏所知近日三司懲討之啓不下幾十則安知無脅從之類乎一人致討愁冤

者幾人然則其視皞皞之世何甚相反輕罪使之滌瑕重犯愈益嚴防然後義理固而專於懲討人心定而可以遷改其飭三司之臣夏五月行禫祭于孝明殿吉禘于太廟躋祔英宗大王真宗大王以文正公宋時烈追配于孝宗廟庭以忠獻公金昌集忠貞公崔奎瑞文忠公閔鎮遠文忠公趙文命忠靖公金在魯配享于英宗廟庭先是丙申夏教曰昔在孝宗大王時先正宋文正公昭融契合密勿謨猷即春秋大義也以若知遇際會配享之禮迄不行焉非但朝家之闕典於昭在上之靈安知不有待於芬苾焄蒿之時乎議者以本朝所無為說而如翼成公黃喜之追配世宗文敬公金安國之追配仁宗實我朝之成憲也命於英宗祔廟時舉以行之政府會圈英宗配享功臣以崔奎瑞閔鎮遠趙文命金在魯四相臣議入教曰故相臣金昌集決策之大義殉身之危忠實合廟庭之配食所以疑難者未及逮事於先朝也故重臣閔鎮厚未嘗逮事而亦入配享近例之可旁照者也宋臣張浚有功於孝宗建策時議者有事在異朝難於配庭之論而楊萬里獨以為當配故事之可援用者也諸臣詢同至是同行配食禮是日御仁政殿受百官賀大赦教曰祔禮順成賀儀已舉踐位行禮深切警懼先王五十年苦心靈在於愛民如子



今日繼述之道無越乎此豈可無施惠於民以追我先王若保之聖意乎仍命蕩滅八道舊糶十萬石上尊瓿于慈殿慈宮拜皇壇自是三皇諱辰必行望拜之禮禮成每召見皇朝人斥和諸臣後孫獎慰收錄或試儒武施賞教曰聲音之關於治道大矣予雅不好聲音未嘗講究乎鍾律尺度而今樂之由古樂亦不過尋聲而求諸音由音而求諸心也今若變促為緩更急以舒則可免衰世之音也茲當三年不為之餘宜求四方日聞之道凡我掌樂之官肆其擘緩之節祛其恣憑之操毋近奸聲以復和音以追踵我英廟啓佑後人之意教曰濟州即滄海之外近因歲歉民生顛顛今覽本牧狀聞採鱖艱辛之狀如在目中寧損御供豈勞吾民仍命永減年例貢鱖教曰此先王遺意也御仁政門受百官朝參宣大誥凡四條曰民產也曰人材也曰戎政也曰財用也屢數千言末以懋實之方求助羣臣先是貞純大妃下諺教于大臣命揀選士族置諸嬪御以廣求儲嗣臺臣朴在源上疏以慈教中有坤殿患候嗣續無望之教請廣延良醫殫誠調治時洪國榮之妹應嬪選國榮怒其疏語公坐叱罵必欲中傷王深察其忠在源終免於罪及國榮屏斥特贈正卿以旌之大臣三司以鄭致達妻置辟之請閱歲力爭召見諸臣教曰予之靳允非

謂無罪也受先王之慈愛陷於大戾以先王為不知也則傷先王之明以先王為知而不處分也則累先王之德昔成廟誦此花開畫更無花之句其時三司不能爭執今之臣何不如古之臣耶雖曰大義滅親思其所自出則先王之骨肉也王室之至親也用以次律此子所以不負先王也乃削其爵號安置喬桐府秋公忠道臣密啓言徐命完等怨國凶言狀遣使按覈凶言根因出於韓後翼洪量海沈鏌後翼即丙申技凶疏者也教曰後翼疏中機事機心之語即詬罵口氣而以其言者之故特加含容豈意賊情之至斯乃親鞫後翼量海鏌以謀逆承欵伏誅大閱于露梁教曰五衛之法未復五營之制未革既不得正其本則亦不過治末之歸而已矧今仰述列朝成典將行閱武之禮而以兵曹判書號曰大中軍而大中軍之上更無大將軍之稱又以五營大將謂以各營將而各營將之外亦無統三軍之人則所教習者場操之式也所臨視者自將之意也寧以堂堂千乘之尊躬擐鎧甲替行主將之事乎且於不操之時使本營不統五營及其臨操之日令五營聽命本兵此又鑿柙之甚者子雖不閑軍旅而嘗聞俎豆之禮小大相維尊卑有序之義決不若茲凡係無稽之禮下行之節一切革罷更定儀節賜祭六臣四忠及文烈公朴峯

輔祠祠在露梁之濱也拜明陵昭寧園綏吉園教曰錄囚始於唐而備

於宋皆五日一錄囚我朝十日一錄囚殊非古制十日之間雖有枉被之囚幽  
寃安得以自達乎此後該曹五日一錄囚一依古制禁錮徒毋得入都城冬教  
曰節用先自宮闈始雖在大官酋人之供無用則尚節省况宮闈無用之費乎  
宮人供億御極首先釐正今則大殿無宮人名目累朝流來宮人屬於慈

殿者尚未蘇革當此歲歉民窮之時宜有節省之道問于度支可代中人千家  
之產癸酉移屬宮人供億永為省罷以補經用先是元年罷大殿宮人之名

至是又有是教教曰自唐世斷死刑也獄具而錄奏臨決而詳覆行刑之日天  
子齋居食素不舉樂我朝每歲季冬斷死刑先三月詳覆覆必三馬自政府署  
事之規罷政歸法曹詳覆之法但行於待時之囚不行於不待時之囚是豈立  
法之本意哉凡大逆不道及罪犯綱常之類大臣莅鞫三司按獄猶有詳覆之  
意至於不待時之囚大臣三司不得閱實其事但以一律官之見攬那律文據  
案而上于獄官獄官涉筆占位署惟謹何其慎於待時之囚而忽於不待時之  
囚也今後須遵舊典自刑曹議讞報議政府議政府更加詳覆始許登聞刑曹  
請宗臣姻家潛屠宮奴照法嚴處教曰王孫之違法屠牛毆打禁吏莫非子覲

然處屠牛贖錢令內司償之勿徵於王孫家三年春望拜 皇壇有言壇享樂  
章當用 皇朝九廟迎送神曲佾舞當用 皇朝親王國祭 仁祖廟之制者  
教曰 皇朝樂章有曰格我 聖祖又曰佑余子孫我朝之祭 明天子用此  
句語未知其當也 仁廟儀則無登歌軒架 皇壇儀登歌軒架設於壇上壇  
下今但就佾舞增六為八則是舞備而樂不備也與其用失禮之樂莫若倚閣  
之為寡過也拜 元陵歷拜局內 諸陵夏拜 永祐園教曰教莫大於五教  
五教不敷厥咎誰執每聞法曹決綱常之罪未嘗不怵然而懼自今罪關綱常  
者雖死罪以下必審閱究覈明知無疑然後斷以律以副予先教後刑之意親  
鞫投書罪人李鎮厚教曰刑人殺人欲以生道殺之也親鞫庭鞫遇雨或值熱  
設以草芑俾得緩喘下氣輸其辭盡其情夏五月命每年五月十三日至二十  
一日勿稟視事蓋自春邸遇是月齋居悲痛如壬年之初是年 元陵制訖始  
有成命秋將拜 寧陵以 聖祖陟方之舊甲也召兵曹判書訓鍊大將教曰  
師行百里之外軍容尤當整齊昔唐玄宗講武驪山因軍法失宜置兵部尚書  
郭元振於法今茲之教若命將誓師其各勉之指駕前信箭曰聽政初 先王  
以此錫予每當師行必立此箭於駕前蓋專征伐之意也至廣津御龍舟教曰



君猶舟也民猶水也子今御舟臨民益切兢惕昔 聖祖作舟水圖命詞臣撰  
銘此意也次南漢教曰丙子事宛如昨日追念日暮道遠之聖教不覺涕出人  
心漸狂大義轉晦北走之皮幣不以為耻思之及此寧不痛心當此民力凋殘  
經費匱乏之時豈必作遠道行幸而逢此己亥之歲不有 寧陵之行則亦豈  
天理人情乎京畿儒生等疏請賜額文正公宋時烈祠之在驪州者額曰大老  
祠暨御製御筆碑于祠庭駕過利川挾道觀光之民漫山遍野老白首者或遮  
道而奏曰願見吾君願謂諸臣曰子無一政一令之澤及於民民如是不遠千  
里來予為之愧惕也謁 寧陵 英陵還次利川下綸音諭廣利驪三州父老  
駕過沿路減租一年次廣州教曰 仁廟甲子得異僧覺性者命為八道都摠  
攝召募僧軍分住各刹而近年以來組練不動勞役不恤緩急何足恃也仍命  
守臣蠲其弊御西將臺行城操夜操犒饋將士周覽城內外歷詢形便古蹟行  
幸八日始還宮有雷異減膳下責躬教越十日又大雷減膳五日教曰天遠乎  
人我在方寸間經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使寡人痛自克責奮勵抑畏則庶可  
底豫已怒之天心纔經灾沴只是依舊樣子維新濯舊之功置之相忘使一國  
之人駸駸入於含糊鶻突之中曾不悟楚之鐵劔利而反為倡優拙馬所謂曆

火積薪安於其上者也急於責躬未暇及於有位之闕夫惟我匡弼之臣直言  
我得失初洪國榮自乙未前出入胄筵特被寵簡四年之間位至宰列歷掌重  
兵貪天為功日益驕縱權傾一世朝象漸亂王燭其奸隱忍未發及洪嬪喪  
國榮自知勢去轉生移國之計乃倡言曰廣儲嗣之舉不可再也以衽之子湛  
作為竒貨改其君號為完豐恒言曰吾之甥也為洪嬪守殯官聞者骨顫而威  
勢所壓道路以目賊臣宋德相假稱儒名膺召而至坐立言動惟國榮所使至  
是投䟽言儲嗣事有曰某據道理非在下者所可指陳而必有商量於聖念臣  
對宿衛將臣以此事為第一義宿衛將臣即國榮而此事指湛事也於是賊謀  
日急禍機迫在呼吸王乃決意乾斷而顧欲保全其終始且慮賊徒寔繁凶  
謀難測姑不宣示於外前席數其罪使之引退國榮不敢抗命納符而出特假  
三字御恩信君禛改葬命用崇品宗臣禮賜以美謚教曰謚法至重至於忠字  
尤不宜輕加今見弘文館議謚律之斷例得無汰哉之嫌乎仍命修明古謚法  
四年春正月受朝參于仁政門黜洪樂純樂純國榮之叔也國榮既屏斥樂純  
尚據相職藉其餘焰圖握國柄國榮又覬覦復入以文衡為落致仕之階時徐  
命善為領揆其兄命膺為文衡臺臣李普行茅交章覈之教曰子任非其人權

移於下殺活威福之柄將至莫可收拾豈忍不思矯革坐視國家之亡乎今日之事莫非一大臣之罪仍命樂純削黜普行島置拜 明陵以禮陟舊甲也吏曹判書金鍾秀袖劄討洪國榮沮遏廣儲嗣大策之罪三司交章力請命國榮放之田里時臺閣彈章日積公車教廷臣曰人才當責以中人以下明義錄成其人便作義理主人交其人為其國邊人也乙丙以後世道屢變國脉之傷固已不少顧今對症之策莫如聚首同心精白寅協而搏擊為事寧靖無日傷一人國脉隨以益傷豈不懍然乎東京之末名論崢嶸曹操徘徊於漢鼎之傍而不敢躬自犯手托以挾天子之義如荀文若之自好亦未免委身事之向來事何異於是諸臣若不體予鎮安之意其將空朝廷而後已寧有是哉行和嬪尹氏嘉禮判官昌胤女秋拜 永陵冬雷下綸音求言五年春正月拜 元陵歷拜 諸陵以是歲辛丑即 英廟冊儲舊甲也賜祭于四忠祠命贈參議金省行加贈故學生徐德修贈執義行抄啓文臣講製之法教曰近來年少文官纔決科第束閣書籍習俗轉癩矯革未易雖有專經之規月課之式作輟無常名實不符朝家勸課既乖其方新進怠忽不暇專責今欲復古設教為作成之道則湖堂太簡知製稍醜若就文臣堂下中限其年廣其選月講經史旬試程文

較勤慢行賞罰未必不為振文風之一助命議政府抄啓槐院文臣察上叅外  
三十七歲以下人令內閣著成講製節目行之 王於講製文臣勸課作成至  
誠不倦恩遇亞於閣臣自辛丑選以後凡十選今之公卿大夫大半是講製文  
臣也又教曰文講武講文製武射如車輪鳥翼不可偏廢命宣傳官試講試射  
依講製文臣例以昌德宮之都摠府為摠文院御筆扁之院舊在禁苑以地太  
邃嚴移住永肅門外至是閣臣劄陳移院便宜可之教曰當臨奎章新署時原  
任閣臣以待講官講書官並挾冊升堂講說經義敷陳治道以至寡躬闕遺朝  
政得失雖非論思之任是日是筵無異應旨苟有所蘊俾各悉陳禮數儀度略  
做臨學宮之儀兼考 先朝臨署故事叅酌有宋幸院事蹟以啓還內時歷臨  
王署傳不云乎蓋取愛其禮之意三月辛丑幸摠文院講近思錄道體篇時原  
任閣臣分班升堂弘文館領事以下聽講講訖宣饌仍幸弘文館與經筵諸臣  
講心經內閣王堂諸臣進箋稱謝奎章閣建置有年儀制草創及國榮屏斥朝  
著清明 王益勵為治百度畢張申令諸閣臣酌古叅今次第修舉閣規煥然  
大備以校書館為外閣屬之內閣提學以下付兼卿以江華御庫奉安冊寶書  
籍建閣藏弄名曰外奎章閣八子百選成 王憂文體日下手選八家文印行



夏拜 永祐園觀刈于東藉行勞酒禮遵 英宗故事也既回鑿下綸音于八  
道兩都勸農政 王每於元正必下勸農綸音是日以觀刈禮成申加蓋勸大  
兩榮于四門教曰有國之虞在於水旱盜賊不可不聞于上而上之人恒存戒  
懼不敢作侈泰之念亦惟在是善乎李文靖之說也近來忌諱成俗有司未嘗  
登聞寧不慨然噫匝域蒼生皆吾赤子而都民休戚所係尤重城闈之中或有  
愁困之歎而予莫聞知是豈作元后之意也仍飭京兆捕廳秋八月拜 明陵  
以是月 英廟建儲之月是日 肅廟誕彌之日也 英廟在潛邸辛丑八月  
之望拜 昭寧園回駕至德水川有盜牽牛而過從者以告命黔巖撥將牛還  
其主盜則勿問及還都建儲命下至是 王追感舊甲既謁 陵御製紀其事  
建碑撥舍之前摹寫御真妥奉于奎章閣之宙合樓始定閣臣豹直奉審之規  
遠做天章閣故事近取泰寧殿成式也湖西人延德澗等為宋德相伸卞發通  
四道互相煽動道臣以啓諸臣齊請設鞫 王曰不足煩王府也遣使按覈分  
等酌處乃竄德相于三水府冬教曰西北係是邊圉揆文奮武隨地而異而挽  
近以來習尚漸弛以武為恥皆慕儒名風氣委弱邊防踈虞子甚病之靜究厥  
由專在用舍導率之效不出政注大臣將臣本兵之長爛商西北武弁收用之

政劃一以聞修檀君箕聖三國高麗始祖王陵 王於異代勝國尤眷眷於崇  
德象賢之典徧酌首露王陵新羅諸王陵正三聖祠祭儀號溫祚王廟曰崇烈  
殿賜額高麗四太師祠六年春拜 弘陵歷拜 諸陵夏拜 永祐園久旱  
王避正殿親禱雨于零祀壇屏繳蓋御步輿至壇親眡牲器自朝至夜盛服露  
坐禮成回輿至雲從街疏放金吾刑曹囚既還宮猶臨軒不脫袞服以待已而  
果兩秋親鞫權泓徵宋德相宋煥億文仁邦白天湜李京來遣使海西按覈申  
亨夏朴瑞集等泓徵投函書者也亨夏瑞集營護德相為文相告指意陰憎仁  
邦天湜京來等妖書妖言結黨興訛陰謀稱亂部署已具而皆以德相為依歸  
次第就鞫輸款泓徵仁邦天湜京來伏誅德相徑斃煥億絕島荐棘亨夏等酌  
配時鞫獄繼發株連漸廣諸路密啓絡續於道 王深慮濫及無辜下綸音布  
告國榮德相諸賊罪犯末曰今之治逆鎮安二字為第一急務必欲窮其黨與  
發其隱情期於剽殄無遺則非予之所欲聞也近日管閫之登聞或有不必啓  
而啓者家藏讖緯自有其律而無恠乎遐土愚民之不知為何書若以故紙斷  
簡歸之於妖言不軌之科則豈不大可哀矜乎外方之景象雖不得目見而驛  
卒旁午道路騷擾追捕間發閭里駭懼又或偵探遍於巷陌摘發及於偶語則

大非朝家之本意而抑恐人心波蕩靡所底定咨爾大小臣工必以開曉之道  
參怒之念各自銘佩競相勉勵雖使隄防不弛勿令坑阱或廣寧失不經惟務  
咸新臨御六載治教不立遷善者未聞而罹辟者日衆無望空園之化徒煩下  
車之泣子於是重為之慙歎又教曰近日諸賊之符讖惑民正學不明之致也  
下崇儒重道綸音飭選曹甄拔問學之士命諸道方伯薦進經明行修者賜祭  
紹賢華陽書院 王自初元以崇儒術為先務國朝配食文廟諸賢悉加表章  
或遣官致酌或親題遺文或錄用其子孫以至及門諸儒並施寵典畿甸湖西  
嶺南饑下綸音慰諭民人飭調救之政又教曰都民生理專係畿湖畿湖判歎  
予之憂都民久矣我國發賣即漢之振貸也預令京兆賑廳商確抄戶賣米之  
政九月 文孝世子誕生宜嬪成氏所誕也拜 永祐園冬國朝寶鑑成初  
世祖丁丑命大提學申叔舟撰 太祖 太宗 世宗 文宗四朝寶鑑是為  
國朝寶鑑自是 列朝相承屢欲續成以繼 四朝而竟未遑焉至 肅廟庚  
申工曹叅判李端夏編進 宣廟寶鑑 英廟庚戌大提學李德壽編進 肅  
廟寶鑑而 列朝寶鑑未有一統成書辛丑秋 英宗實錄告訖 王語大臣  
閣臣曰 先王五十年盛德大業史不勝書而實錄則石室金櫃其藏甚秘惟

寶鑑為書與秘史稍異雖存編年之體務主揄揚之方今因實錄編成仍始寶鑑纂修之役在予一人光前謨闡先烈之道庶乎無憾諸臣一辭仰資又教曰光廟撰成寶鑑之後只有宣廟肅廟兩寶鑑十二朝尚為闕文今宜并加編輯與三寶鑑及英廟寶鑑合成一書永垂無窮乃命奉來列朝實錄于沁都差詞臣十二人分掌纂輯又命原任大提學李福源徐命膺等校正勒成寶鑑閱七月書成凡六十有八卷印以活字諸臣具箋以進王御法殿親受教曰國朝故事每室玉冊金寶倣周廟之陳寶器宋殿之藏玉牒必皆奉安于入廟之時夫寶鑑為書所以揄揚功德垂裕未嗣則寶與西序大訓同其規模而雖琬琰之表徽璽章之昭度猶不足以喻其重特因虞謨未備殷禮有待三百餘年尚為闕典今列朝寶鑑燦然咸秩曷敢不祗獻闕宮永垂邦禮以與我子孫萬世哉乃參倣上冊寶儀節親上寶鑑于宗廟永寧殿分藏于各室越翼日下綸音詢于大小臣工專英宗為世室定元子號受百官賀下蠲恤之政于八道兩都大赦中外疏放凡三千餘人七年春正月將行朝參教曰近來公卿百執事噤默成習歲初朝祭無異一初况今寶鑑親上元子定號上而繼述之道下而貽燕之謨其要無過於諮詢明日臨門自大臣三



司至于庶僚必陳嘉謨嘉猷諸臣各陳所懷並嘉納諭京畿湖西嶺南三道道  
臣又下內帑錢椒以補賑資曰歎歲開賑從古何限而必稱益州之韓青州之  
富以其一箇誠字貫徹民情也盡吾誠做去毋令韓富專美有宋諸道以孝烈  
抄啓教曰在臣為忠在子為孝在婦為烈閭閻庶猶以為難矧在帝王家乎  
若我和順貴主可謂卓然從古帝王家所無而獨我家有之不但東方貞信之  
有徵豈不有光於我家家範之懿乎仍命旌其門曰烈女加上尊號于 貞純  
大妃 景慕宮 惠慶宮推錫衍之慶也大臣禮官求對言曰我 聖上臨御

七年尚未舉上號之禮以發揮功德一國臣民之所抑鬱願祝臣等敢以請

王曰聞此語予心一倍悲痛卿等所以掄揚適增予不孝之罪予不能見乎於  
體國之臣者深可愧也今予此言實出心曲惟望卿等之體諒也諸臣縷縷仰  
請終不許閣臣鄭志倫上劄請做宋臣洪邁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故事每登  
筵諦聽聖語筵退謹識歲終證正依貞觀政要朱子語類例藏之本閣以為式  
許之是為日得錄後諭內閣曰日得錄之作蓋為近日記注多爽誤如經義問  
難時政酬酢近臣領會勝於新進不但遠做有宋故事竊欲為觀省之資今若  
務從溢美但欲鋪張則後之觀此錄者謂今時何如閣臣不可不知夏旱喊膳

求言翌日雨禮曹請復膳教曰膚寸固幸盈尺是期有難便令復膳修省之心豈以得雨而或弛求助之餘切欲聞昌言諸臣其即應旨俾予數心之諭毋歸應文之科卿宰以下應旨陳疏凡四十餘人拜 永祐園秋拜 健元陵 元陵 永禧殿有修改之役教曰昔在先朝凡有 廟殿修改則每整衣臨御于移安廳前還安畢始入小次此小子之所嘗欽仰者今何敢自暇自逸不思繼承之圖乎仍駕詣躬董功役日未夕告完行酌獻禮教曰庶獄庶慎帝王之令節而予則燭理未周每決一案輒不免顛錯凡官職遷除財用出入講製抄拔皆有案簿况此刑獄決折豈可以已決而更不屢致意也今後禁府刑曹決獄案抄錄肯綮待月終錄啓每年季朔成冊子以啓嘗過內苑卧麟坪指一土室語侍臣曰此古所謂址寺獄也宮中有罪者囚之此獄亦有刑具子念官府一體凡罪人付有司勘斷土室則廢不用只有古址大司成閔鍾顯上疏請選士入齋議館閣廟堂之臣批曰子於御極以後以科舉事收議曰大小科改制也曰柱畫科增額也曰圓點科復講也一例留中尚靳數字之批者非欲因循而不思變通也誠以弊不由法正患不得其人顧今見行之法 祖宗朝金科王條也能得人而任之何患乎儒教之不興士風之不振也九經齋不必復也

延英院不必做也洋儒學儒不必別揀也惟得人二字最為矯弊之急務卿等  
另加詢訪是歲六道告饑王大加憂惕日召接有司之臣講究荒政時值誕  
辰教曰今日即子生朝也藩閩牧伯率皆奉箋稱賀而惟子一心憧憧者吾民  
民方殿屎恫若在已安用賀為仍下綸音于諸道飭道臣另思備預之方又聞  
嶺東九郡之灾最於諸道遣使宣諭移浦項倉穀以濟之降香祝祭海濱以祈  
利涉冬教曰荒年饑歲吾民之顛顛連者孰非王政之在所拯濟而其中寂  
無告寂可矜者童稚也至於道傍遺棄之類置之街巷無罪就死天地生物之  
意豈亶然哉廣濟院育嬰社良法古今異宜有難一朝通行而京師八方之所  
表準略做遺規先從此始以為就次取則之地者實合仁政之權輿仍命著成  
字恤典則印頒中外每月終以收養數交搜訪有無登聞八年春正月將行朝  
祭王謂抄啓文臣之為臺職者曰爾輩新入臺地言論風裁必多可觀且抄  
啓文臣恩禮之渥地望之清無遜於經幄直言讜論予欲先聞於邇列諫官之  
職如朝陽之鳳殿上之虎百僚股栗居是職而不言者古有辱臺之罰爾輩通  
擬之初又值延訪之會須各正言不諱御春塘臺召講太學儒生設食堂語諸  
臣曰程子見僧舍會食歎其有三代威儀况賢關之食堂乎鼓進齒坐秩然可

觀予故樂與諸生共之。蘊益雖薄，勝於內厨珍饌。卿等其各一飽，仍飭圓點之法，申命廟堂。選部之臣薦進，草野之彥下綸音于被灾諸道，賜別賑資地震教。曰：前月有星孛之變，今曉聞地動之響，此何等時？君臣上下政宜并撤奮勵，以盡修省之道。噫！百千病敗皆坐言路之不開，間或值求言之會，未聞鯁直之論。徒啓訐揚之風，是求言之害反甚於不言。予所欲聞者，即寡躬愆尤時政疵類。明日賓筵三司各陳匡救之說，拜健元陵。元陵抄五部饑民減直給米，凡二萬餘戶，又以都下錢荒，御仁政門行賓對召貢市人親詢弊瘼，教曰：「昨年六道告歉，中外艱食之狀森然在眼，况王都八方之本，既乏稼穡之服力，又無糴糶之沾漑，值此荒年，那免胥溺之患。昔在先朝，每輸都民眷恤，停減之德意。予小子平日仰睹者，今者臨門俯詢，亦出繼述，仍命以各營各司錢十五萬緡，除其利殖禁其口錢，散貸貢市民修大嬪墓教曰：先朝於大嬪宮時節祀享墓道修奉必敬，必飭予何敢少忽。以京獄檢驗之規，比諸道多踈略，命備邊司講定檢驗事目，頒之秋曹。京兆秋賊臣金夏材袖凶書入闕，投之傳香，承旨其凶書即鏡夢雲海之所不道也。筵臣莫不骨顫膽掉，憤不欲生。齊聲請設鞫究，覈及夏材伏誅教。筵臣曰：世豈有二夏材乎？夏賊出入宰列，歷踐銓任人之書。



續柱來不是異事並付于火八月冊封 文孝世子拜 永陵駕過月山大君  
祠宇教曰聞大君江舍因子孫流落轉賣于人而風月亭扁額尚留云 宣陵  
友子之寵至今傳誦而不得世守賜第豈非欠事今度支贖還拜 真殿行朝  
叅于仁政殿諭在庭諸臣曰今年今日即我 先王御極之回甲也是門 先  
王所御之門也是朝 先王所受之朝也是日 是儀豈為觀瞻蓋示以鞏基篤  
慶之有自也顧今造庭諸臣孰非昔年逮事之人其不然者即乃祖乃父迪我  
先后世篤忠貞以遺爾子孫曷可不同休共戚相助為理耶闡揚繼述永裕後  
昆其責在子寅協精白乃心王室其責在臣咨爾臣工各供其職毋納予一人  
于匪彞仍賜祭于四大臣三將臣四節度及達城府院君徐宗悌贈判書李廷  
燾旌贈判書趙聖復贈叅判金省行間錄用故相臣鄭誥閔鎮遠故判書李晚  
成孫教曰鶴城君即甲戌生也每見不覺感愴昔年今日以待衛進叅今年今  
日又以寶劔侍衛豈可不表章特賜几杖賜宴給樂九月親享 太廟上尊號  
于 英宗大王 貞聖王后 貞純大妃 景慕宮 惠慶宮御仁政殿受百  
官賀大赦中外拜 永祐園雷教曰夜聞轟燁之異雖不大聲以色仁天之警  
告如是丁寧反躬省檢曷任悻恐故事十月雷始減膳而十月節候已在於二

十六日不可以九月言臧膳三日三司之臣各陳應旨之章冬命閣臣修日省錄王自春邸凡一日事為輒有記識至是以起居注之多錯漏命別為編錄取曾子日三省之義名曰日省錄九年春正月祈穀于社壇教曰我國之壇享即古之方邱也陶匏銅羹掃地將事而明靈洋洋如水之在州府郡縣莫不有社稷之責近聞諸路社壇多不修治壇壝剝落箭門頽圯而守宰視之若城隍諸壇使莫重禋祀之地鞠為樵牧之場云享禮之不遵儀式祭品之不能精潔於此可知夫守令之職民社為重此不致誠餘何足觀令該曹關飭各邑修治社壇置守護校卒定其標限另禁雜人每朔月終報營門自營門轉報儀曹以考勤慢兩湖漕轉愆期臭載經用漸置民邑交弊王憂之詢于大臣諸臣設京江船作隊之法令四鎮別將管轄句檢量其道里定其期日排以再運分以各倉臧其刁蹬之費申以護送之規令備邊司著成節目行之命諸道另行義僧矯揉之方拜泰陵康陵前縣監金履容上變親鞫李璫梁榭洪福榮文洋海朱亨采金斗恭等福榮樂純子也國榮樂純之罪既著福榮怨國謀不軌與璫衡洋海等托妖識煽訛言聚貨結舍於嶺南之河東地指日舉凶反形畢具及鞫訊援引神鬼無名之類欲疑亂獄情諸道道帥臣密啓日四五上教

曰丙丁以來亂逆層生釁孽之種每懷思亂樂禍之心假托講張誑惑人心許多妖悖之說宣播諸路而渠輩之真箇窩窟固自如耳智異香山幅員雖濶遠若仙苑異人等事真如洋賊之招則動幾邑之校卒遂壑絕頂爬櫛無遺無一村舍無一人跡徒使無罪平民疑懼繹騷十室之村七八皆空設或有不逞之徒陰懷異志此特小醜耳在平民何有子深居九重雖未之聞而每一思惟寢食奚甘亟令諸道凡屬搜捕糾察之事一切罷之使吾民安業樂產各有親上死長之心諸賊伏法斗恭夏賊之姪也初稱上變鞠庭誦夏賊函書納款伏誅夏拜 永祐園教曰南衙北寺防分截嚴一或踰越國有常憲荷歟 列朝痛抑此輩守門傳令之外不使與朝政逮我 先朝尤嚴於宦寺子於即阼以後一念仰述而特以處在官省昵陪左右不逞之徒百歧締結窺覘大內則晷夜往來圖占清官則貨賂公行禧魯效忠輩之逆節每一思惟不覺髮豎從茲以往一番逆獄輒出一番宦獄予於前後鞠獄輒思從寬而事係閹豎未嘗或貸况若鞅韋之臣防限之嚴視文臣尤宜迥別近聞中日之場舊宮之基蠢亂莫甚决拾笑語幾乎相褫云羸豕之漸决不可任其滋長本兵長聚會各廳武士詳細曉諭俾知警畏秋七月朔日有食之飭京外救食之規先是各司襲謬例



只以入直郎救食至是申明古法長官行事仍飭救食器械拜 明陵 永祐  
園大典通編成我朝經制之書 世宗創六典謄錄 世祖折衷六典著經國  
大典 成廟朝有續錄 中廟朝有後續錄 肅廟朝有輯錄通考 英廟朝  
有續大典至是臺臣有言即昨後受教可著為令式者宜分類編書以便施行  
王曰續典成於甲子而 先王教令之後於甲子者尚多其敢專於近而忽於  
遠乎且原典續典各為一書艱於考據宜取二典及舊今受教通為一編其令  
二三卿宰掌其事大臣總之書既成名曰大典通編頒行中外語廷臣曰通編  
新增條子所難慎者事係死律不敢增一條詰珍藏閣閱 皇朝御筆御畫  
列聖御製御筆御畫誥命諸軸得 英宗朝所編羹牆錄教曰 列聖朝治法  
政謨盡在是矣寶鑑則編年也是錄則彙類也其義則一而便於覽省則又要  
且切矣不可無續成之舉也命內閣諸臣抄出誌狀寶鑑實錄及政院日記分  
校纂成將備胄筮進講也兵學通成國朝軍制專用兵學指南 王病其疎繆  
彙輯場操程式立綱分目編印以行建 四朝御製御筆碑于東南關王廟十  
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減膳求言御仁政門受朝叅命卿宰侍從進前奏事百  
官書進所懷自大臣至衛士凡三百六十三人皆賜親覽賜以優批命朝官年



八十士庶年九十以上每歲末京則五部搜訪外邑則地方官躬親訪問報于京兆及巡營以聞歲初加資下批夫人封爵準此過百歲人付同中樞大小科回榜人特加一資著為式命京兆大行京外掩骼之政凡三十七萬九百七十九所拜 孝陵 禧陵賜祭文靖公金麟厚每 陵園幸行徧酌 列朝國舅王子公翁主及名卿之登庸際遇者以志追先之感拜 永祐園夏甕幕里火延燒三百餘戶教曰河內失火汲黯以便宜發倉賑貸漢帝嘉之夫黯一使臣猶能不負其職况為人上者寧使一夫一婦失其所哉遣使慰諭召大臣備堂做外邑恤典調給之拜 永祐園時疹疫熾行教曰禳祭古禮也不可緩也命設別厲祭于四郊命京兆之臣曉諭所管部內坊曲無論班族常賤藥物無以自辦者醫司揀定醫人診疾給藥以啓五月 文孝世子薨 王方悲違未暇而日飭有司救恤民間疹患所全活甚多禮曹以戊申服制則齊衰暮年補編則斬衰三年請稟旨教曰喪制當遵補編受教而正體二字義理所係甚大則體不正不正不體在今日俱不能無嫌受教之遵奉似非今日之所敢遽議乃以齊衰暮年行之先是羣臣衰服用白靴教曰靴之為物本非古制唐宋之襲用已失古意我朝常服之效尤尚云未遑况持衰之服何等禮制而獨於履制用

靴可乎命改以麻屨葬 文孝世子于孝昌墓廟曰文禧拜 義烈墓 懿昭

墓歷臨孝昌墓秋九月宜嬪成氏喪逝拜 貞陵冬 慈殿下諺教布示國榮

陰圖移國之罪惡又以五九月喪變責諸臣緩討之罪於是時原任大臣率卿

宰求對不許接實廳啓請湛奪其爵絕其籍細斷以王法命付火諸臣排闥力

請終不許先是金尚詰之子宇鎮以近臣獲罪于 上假托丙申春獄事發掄

揚之論為熒惑迷藏之計 王惡其情狀削其職具善復有壬午負犯而又掌

戎柄稔惡日甚至是兩司以宇鎮為湛勸婚請鞠已而湛之母舅宋樂休上變

言湛自言與金尚詰同死生字鎮被罪服毒自斃狀且言善復使子以謙饋問

細湛事迺鞠宇鎮善復宇鎮以顧瞻他日輸款特命減死耽羅荐棘善復前後

關通細湛情節畢露伏誅善復之姪明謙以湛之切姻交相締結逮鞠正法三

司請正尚詰之罪 王以曾經院相不加誅百官庭請置細於法屢降不忍聞

之教閉閣却膳凡四日大臣以下伏閣免冠命細減律島置文蔭武百官儒生

市民送上疏皆不從命細及諸子並置沁都大臣以下聯疏力爭教曰昔梁獄

至潛秘孝景力保梁武賴有田叔之忠耳惜乎今日廷 臣非田叔之罪人乎且

其待予何太不若孝景夏秋所經歷如閱百劫出朝入燕未嘗眎人以疚容自

聞廷籲心如風蠹曉不寢肝不食種種者忽覺數莖白矣萬有一不率教依舊  
勞泯予自有準擬之者矧今歲除隔一兩宵自明年元正滌煩省闕期收怡養  
之效申望卿等遍牘羣蒙夫底寧息十一年春正月加上尊號于慈殿以再  
安 宗社羣臣請闡揚功德至是上冊寶臨孝昌墓二月拜 健元陵 元陵

庚戌行

綏嬪朴氏嘉禮主簿朴準源女

宮號曰嘉順前年冬

慈殿下諡

教揀嬪至是禮成夏原州人金東翼鄭鎮星堤川人柳得謙等謀逆事發逮鞠  
尋遣使按問於原營諸賊伏誅是年春畿湖之間訛言忽起村民奔竄閭里殆  
空數日乃定至是有上變者即東翼等所煽惑也建御製碑于咸興歸州洞即  
桓祖 太祖舊里 定宗 太宗誕降之基以是歲丁未誕降回甲也 王一  
念孝思惟在於追揚 祖烈慶興赤池赤島德源湧珠里皆建碑紀蹟命趙時  
偉耽羅荐棘時偉庚子以後自稱戚里藉弄朝權壬寅邦慶颺言曰定號不宜  
早也至是廷臣閱歲請鞠有是命秋拜 明陵及 昭寧園御祈稔閣觀穫賜  
酒勞田夫又拜 綏吉園還次高陽召見父老特減楊高二邑舊糶奎章閣編  
進御製揭御製記于順安栗園亭 仁元聖后手種也冬雷減膳求言以祈穀  
攝儀陞大祀當否議諸臣教曰 先朝甲午增牲品之教聖意可認且壇儀之

昔缺今備不獨本祀儀為然春秋及臘大享誓戒無親臨之儀至先朝始遵復中華舊制時享儀文之增衍尚然况祈穀大祀乎自來春上辛祈穀用春秋及臘大享儀陞列於大祀申嚴燕行紋緞之禁文苑黼黻成即國朝文苑章程也十二年春正月教曰皇明太祖高皇帝以戊申正月乙亥即天子位開元洪武年甲重回日干又適在是月豈可虛度是日乃拜奉室三月教曰是年是月即我先大王揚武戡亂之年若月也陰謀煽自嶺湖急鋒直抵畿甸內結失志之輩外連不逞之徒綴旒之形危如一髮倘非威斷若神聖武不殺制勝樽俎天人助順顧何以收鯨鯢化龍蛇奠磐泰於指眄之頃也舊甲云回徒見山高而水清則以小子追感之心曷其不酬忠報勞以答前寧人攸受休哉仍賜祭策勲殉節諸臣及故相臣崔奎瑞贈謚故宰臣洪景輔吳光運收錄故嶺伯黃璿後孫又命諸道搜訪從征將士生存者倡義殉節泯沒者悉加褒獎收錄賜謚故領議政李宗城加以恩酌王追念壬午以前盡分諸臣徐志修李彞章尹塾林德躋韓光肇趙重晦任城李翼元等皆加表獎於李宗城每稱危身衛國之忠恩禮特殊韓翼蕃名在明義錄而以壬午樹立誦其忠而滌其罪夏拜永祐園秋將拜靖陵宣陵駕次西冰庫津頭江水夜漲船艙未



完諾臣請回鑾教曰船艙小事即有司存車駕既發萬民所瞻豈可阻一衣帶之水遽回鑾蹕乎仍命諸將臣戶工判道臣守令並力董役果川廣州民人隨駕軍兵左右觀光人亦爭先趨役日未暮役畢駕渡江拜陵回鑾至船艙召見果川廣州民人教曰昨日民人之挾岸觀光者爭先赴役民情可見特除餉糴之耗溫陵令崔昌國疏請中廟配享臣朴元宗成希顏柳順汀黜享議大臣教曰三人者之罪可謂難掩國乘載馮野史傳之以撤黜之尚違為闕典欠事人情所同公議可見然先朝若曰復位之後三臣者不過庭食而已怵焉之心宜在三臣高高在上有何怵焉以聖后弘量懿德豈區區於此等事在嗣王之道重中興之業體弘懿之德可謂繼述也聖謨洋洋昭在記注三臣黜享其置之冬右通禮禹禎圭疏言婦人髻髻之弊召大臣諸臣問申禁便否諸臣皆言禁之便下綸音曰先王五十年成憲之大者其目有五曰減疋也曰濬川也曰禁酒也曰互婚也曰去髻也上二件舉而措之累數十年民蒙字恤之澤人免沉墊之患而下三件之暫施旋格非出先王本意然行酒重祀典也重民命也禁亦聖德行亦聖德決不敢更或議到互婚利害姑未敢質言最是宜革而易祛者莫勝於加髻故禁加髻即明聖志紹盛烈之一端國中婦

女加髻一切革祛令出惟行不惟反金石可泐此禁不可弛凡厥臣僚之立予朝者孰敢更以加髻一事煩聞乎不從令者家長坐罰即有司存焉仍命著成事目頒之八方關北饑遣使慰諭仍監北關賑政改義烈宮廟墓之號曰宣禧十三年春拜永陵順陵恭陵又拜長陵教曰桑梓猶恭敬止况手澤所存乎先朝辛亥遷奉本陵遵孝廟手種松杉故事至今鬱然若不表識後人何知命英廟手種栢樹銅以圍之刻手植二字時遷園之聖意已決追感辛亥故事先謁長陵歷拜弘陵昌陵明陵秋七月定永祐園遷奉之禮王自即阼初以園寢之形局淺狹不叶于吉時節展省怵惕憂懼嘗分命地師歷審先陵占標及畿湖諸山惟水原花山已亥舊占處最吉至是錦城尉朴明源上疏請亟舉大禮迺召大臣閣臣禮官宗親儀賓文蔭武二品以上以疏示之咸曰都尉疏實宗社無疆之大計敢有異議乎王泣而教曰山理有無予何贊言而觀於先儒彼安此安之說亦不可謂無是理然偏信術人輕移瑩域在匹庶尚不可况國家至重至大之禮乎惟予至慟至恨夙宵結轡數十年于茲念到土親膚三字寧欲無知都尉疏中五條論列非都尉一人之言今幸予意先定詢謀僉同惟當亟圖遷奉之禮欲求遷奉莫如水

原之花山辛亥儀軌古人文字已有定論從此宿願可遂水原一區之天慳地秘以待今日豈人力所及乎諸臣齊聲稱賀仍命大臣禮官雲觀將作諸臣先審永祐園僉見與都尉疏沕合又審水原新占地咸稱天作吉兆乃定園寢于花山癸坐之原取癸丑遷寧陵辛亥遷長陵儀軌參倣行之既定園經始象設之役教搃護使曰不以天下儉其親聖訓也以予固所自盡之道務欲盡其義廼用屏風石尾簷裳石之制又教曰子於園寢象設以靡不用極之意一遵光陵制度而聖祖受教在焉後嗣王若觀今日而或復踰制則非予本意也八月丙辰拜舊園商度啓園工役庚申上新園號曰顯隆移水原府治于八達山下以新園將始役也仍設行宮又於果川始興皆置行宮肆觀坪置倉舍安養站置撥舍鷺梁置鎮亭以備拜園時輦路所御也壬戌詣舊園行酌獻禮告啓園事由乙丑啓園王受緬服就隧道閣哀痛不自持膈氣上升哭不成聲諸臣力請始回鑾議者或言本生親禮無緬服王聞之泣曰子於昔日不得衰麻今欲寓追服之意也少伸至痛於禮也何悖冬十月甲寅詣舊園出玄宮陳吉凶儀仗成殯于橫宮方玄和之奉出王皇皇攀號步從靈輜及成殯俯伏擗踊哭徹曉不止聖侯益凜綴而指

導勒行諸事 新園工役無一不整勅是日 王泣語諸臣曰舊壙災害若是  
極備忍奉玄宮於二十八年之久予之不孝也而今以後庶慰終天之痛至於  
籩豆之薦儀物之備亦可以一分伸誠仍涕隨言下凡成殯後各祭及朝晝夕  
饋奠皆親行而代奠蓋用亮陰之制且取禮非虞不沐之義也丁巳靈輿發由  
蠡津渡涉舊例用龍舟至是創行浮橋之制 王初欲隨輦為寬慰慈心到江  
頭還宮翼曉追發次水原府靈輿已到 新園矣已未詣 園下玄宮是夜親  
審 園上工役天明回駕夕次果川翼日還宮自啓殯至下玄宮天氣清朗冬  
候如春鑾駕纔回大雨雪以風寒威陡嚴蓋天相之也 王親製誌文教諸臣  
曰誌者將以傳後而不忍書而書不忍言而言所以明 兩宮之慈孝而校予  
小子之心也其藏于幽宮以俟百世下內帑錢十萬緡以給水原移邑營室之  
用諭水原民人曰是府花山鍾靈有自議定 園寢遂舉遷奉之禮是府即子  
松楸之鄉爾等是鄉之民也子之視爾等如視家人裕其食足其產俾知安生  
樂業之方庶可以盡予責寬予思尋常蹕路猶施恩澤况是鄉是民乎 園所  
附近面里及徙居民人復十年通一邑面里復一年父老之再瞻溫幸羽旄者  
朝官七十以上士庶八十以上人加資境內儒武侯耒春展省之行欲設科試



之爾等知予撫摩之苦心至誠一乃心力共護園寢永世毋替初王將行遷奉之禮違內司官召裊於沁都潛入城裏廷臣莫有知也慈殿屢下諒教責諸臣大臣以下求對不許排闥亦不召接慈殿命中使押裊還配諸大臣令禁堂捕將奉慈旨舉行王還命駕至敦化門外諸臣攀輿以死爭之與不得前不得已還內自是歲歲一召裊至京輒不令諸臣聞而出其不意駕臨見之幸別營太倉南營北營諸處秘其命令捍以兵衛排門者不得入叩陛者不得徹王大度豁如從善如流而獨於此事一切用權度每語諸臣曰此所謂周公之過也尚論者庶諒予心也諸臣語及裊事又輒以威譴臨之揭禁榜于臺省使不得言教曰禁切言者豈治世之事予不獲已也徐待朝著稍靖洞開不諱之門其勿強爭也賜額讓寧大君祠曰至德仍賜祭孝寧大君王每念國初宗英樹碑於鎮安大君之塋置戶於宜安大君之墓端廟五宗臣至舉壇侑之典十四年春王達豫浹月始平復諸臣請稱慶教曰不存无妄之戒致煩惟疾之憂自訟之不暇何敢受賀東北兩西饑流民達于京師王拜廟宮駐輦雲從街召疏民慰諭給糧米襦袴分遣宣傳官津送本道罪道臣守令仍飭諸道安集撫摩之政拜顯隆園周諗岡麓仍臨禿城山城召見庚辰

溫幸時父老人給米斛謁文廟仍親行啓聖祠奠酌禮以是年孔夫子朱夫子  
降彩之年也望拜于皇壇召見漢人牙兵教曰漢人之陪歸東土者孝廟  
命使寄接宮宸及登寶位令內需司計口給糧旋編訓局牙兵漁業資生近日  
風習不如古甚至閱武場中或作假倭哨渠輩以中朝薦紳遺裔為此至鄙之  
役豈勝歎惜今日即皇壇望拜日也下泉之感無地可伸所欲鐫抹豈或踰  
日仍革漢人牙兵之名倣龍虎營之禁旅鎮撫營之義旅壯旅改稱漢旅定三  
十額掌祭享時奉神榻設饌撤饌等事以代忠義以皇朝人子孫定皇壇  
守直之官以漢旅隨次遷轉著成節目行之拜懿昭墓夏六月丁卯聖嗣  
誕生定號元子受百官賀諭中外臣庶曰今子欽承皇穹之篤禔祖宗之  
默祐歲庚戌月癸未之丁卯元子誕生是年聖賢以降之年也是日慈宮  
上壽之日也積雨忽晴景晷如畫彩虹亘於廟井神光繞於宮林此非天與之  
喜乎叶律之聲纒出於抱肩磨足蹴躄白溢街者其欣欣之色躡躡之狀即乃  
身乃家之私福不是之甚此非人與之喜乎予無享天之德得人之政而予一  
人有喜天喜之人喜之子將何以答天而報人帝眷東顧錫我祚胤凝圖定命  
係屬自今日祖功宗德維持自今日周家本支之什詠自今日漢室磐石之

謠播自今日上副 殿宮願企之望下慰臣庶翹好之情而生年生日又能叶  
聖期而添慶節以永孚我萬億年無疆之休則予其可已於答天而如欲答天  
又可不於報人乎屢施不一施乎有司之臣莫曰經用之告匱人心和則天心  
和兩暘時而物阜歲登况庚戌之自古屢豐也乎仍大赦凡一千一百五十四  
人京外朝官七十以上士庶八十以上加資凡二萬五千八百一十人百歲老  
人給米肉諸道舊糴丙申春以前勘簿者并行蠲免結稅漁稅鹽稅場稅寺稅  
茅應列於稅摠者分數減除教筵臣曰慈教若曰昔我逢生朝輒無佳粽自明  
年是日將飲食讌樂予奉 慈宮四十年無一事仰慰慈心今承此教拜 慈  
宮有頽矣秋定舟橋之制 王既行遷奉之禮將歲一展省以江路渡涉之用  
龍舟法不便改用舟橋之制命廟堂撰進節目未稱上旨乃親自運思為舟橋  
指南行之是歲大熟筵臣有言甘露降 王曰人主以豐登為上瑞外此禎祥  
非所求也况今年自有大慶乎命徒流人妻妾願從者依律文許施亦是年覃  
恩也冬拜 健元陵 穆陵 元陵武藝圖譜成 景慕宮代理就戚繼光棍  
棒六技增竹長槍等十二技是為十八技 王又增騎槍等四技命袁合原續  
圖譜鈐印以行十五年春命備邊司著 園幸定例差定例堂上每當行幸勾

管舉行拜 顯隆園禁各官房園署侵漁外邑之弊仍教曰壬辰之後疆界混淆主客難分豪右兼並公田日蹙故相柳成龍勅為折受之制今過二百年疆界已定折受稱號之尚此循襲已無義並與屬稅之法而中間拋棄名以折受則輒許免稅嘗所切慨者今因官房園署事舉一足可反三壯營新出安知無射利之徒藉賣之舉乎自今申加嚴飭無論官房營門衙門及朝臣別賜與土地折給公文若非啓下守令報于巡營隨即狀聞建 莊陵配食壇 王每曠感於 端廟諸臣駕過露梁輒賜祭六臣祠京畿儒生等上言訟和義君瓔忠孝大節與六臣無異請追享於彰節祠教曰日前駕過露梁出六臣祠駐蹕咨嗟行殿宿次不禁起感侑祭之文呼燭呼寫六臣固卓卓如錦城和義等似此節義之出於宗英尤豈不奇壯此兩人外多不下於死六臣者今於追配之時一體施行實合於朝家獎節褒忠之政令內閣弘文館博考以稟時寧越府火燒民舍子規樓舊址出即 端廟所曾御也道臣以聞 王曰事若有相感者乃命設壇于 莊陵栢城之外配食殉義諸臣春秋侑祀正壇三十二人別壇一百九十八人事未詳八人坐收司一百九十人仍編成配食錄御賓筵語大臣曰予自初元嘗所耿耿者即均役利害寺奴癩瘼而均役則減布之政即萬



世之惠澤而有司之臣不善對揚先王每以漁盜稅近於權利選武布歸於罔民為教予欲一番矯革以為繼述之道而給代之需實難遽議壯營之設子有微意而姑非可以時月責效也寺奴則生民切骨之瘼莫如奴婢之法每見宣頭案未嘗不若恫在已刷官之永革庶幾掇得一分而諸道搜括之弊依舊莫可救藥議者或言自今年釐成辛亥搃為可或言許其限滿從良為可或言開其赴舉而拔身為可或言設補充隊之法為可或言自該邑收貢使均廳給代為可皆不過彌縫之論苟欲掇弊惟當去其名而箕聖以來已定之名分不可一朝蕩然且有私賤效尤之慮然則寺奴之弊終不可掇耶仍命博詢諸道竟無定議夏大水漢城府以漂壓戶聞命閣臣王堂史官分往五部四郊八江慰諭教曰此備郎職耳特遣爾等者欲使蚩氓知朝家惓惓之意秋命諸道臘肉依湖西例京廳作貢以納先是京營獵雉軍即鷹師舊契而每放獵獵軍千百為羣男婦老少橫行峽野繹騷間里往往有殺越之變王特軫其弊命革雉獵并許代捧至是又以猪獐鹿無異獵雉亦命作貢賜宮人李氏爵守則號貞烈表其居曰守則李氏之家李氏嘗承恩於景慕宮老白首守窮廬不接人面王聞而興感特施表異之典拜思陵摹寫御真遂先朝十年一寫

之故事也一本奉安于宙合樓一本奉安于景慕宮望廟樓一本奉安于顯隆園齋室以寓晨夕定省之義也後奉華寧殿語閣臣曰列朝皆有徽號英陵孝廟兩朝不受號予敢曰追兩朝盛節乎自辛丑標題時諸臣多以為言于今十年又只以年月標題此又列朝所無之例也冬湖南道臣以尹持忠權尚然父死不祭燒毀祠版啓時一種邪徒潛襲西洋耶穌之術購書燕肆轉相教習其法誣天慢神背君遺親戮滅倫紀混淆名分誘惑蚩氓交結黨與畿甸兩湖之間日盛月熾李家煥丁若鏞李承薰權日身其尤著者而崔必恭李存昌亦下流中最稱沉溺有司執以奏王曰齊之以刑不如道之以德予將火其書而人其人命京外家藏西洋書者自首于官聚以火之譴斥家煥若鏞承薰使之自新致日身必恭於秋曹囚存昌於湖獄以刑以諭期於感化至是王見道啓驚曰不圖悖逆之至於斯也持忠尚然並用大辟又教曰陽剛衰而陰沴作邪說之肆行由於正學不明命廟堂及諸道各舉經明行修之士又飭明末清初稗官小品之學申嚴燕行購書之禁以嶺土人士獨不殊邪學即先正遺風賜祭玉山陶山書院樂通成王嘗以朱蔡之律呂未及被之管絃為恨槩括為書設壯勇營先是壬寅春遵肅廟故事選武藝出身

及曾經營校者三十人分番直明政殿南廊乙巳稱壯勇衛又做戚氏南軍之制置五司二十五哨是年減禁旅一番五十人移設壯勇衛用額外內禁衛之規設額外壯勇衛十人以士夫充之又置善騎隊三哨以訓局京畿陞戶移屬之馬步京鄉軍三千四百五十用兵曹別付料兵房之規設兵房領軍務號曰壯勇營罷內司庄土之厚歛於民者設屯田於兩西減內外冗費冗額出帑錢儲穀諸道以備管用又置提調曾經戶惠堂人差除十六年春正月拜顯隆園二月拜永陵置奎章閣大提學以文衡園中人待旨差擬內閣時任提學拜相陞付大提學曾經直閣人舍銓隨窠直擬曾經待教人南床宮銜亦直擬著為式夏親鞫尹九宗九宗過惠陵不下馬事發教曰以先王之心為心雖值齋日不可不親鞫及納供供語悖逆旋徑斃嶺南儒生李塈等憑藉莫重假托義理䟽陳壬午事王面諭經權之大義命以筵本歸告一路人士嶺儒䟽後章奏迭上學儒等又封章欲徹特召大臣諸臣嚴教震疊諸臣免冠閣外乃教曰自予御極以後於某年義理不敢一番明言洞諭子果匿讎忘怨乎昔先王甲申二月二十日召大臣諸臣於真殿門外領御筆手書口奏文字曰語到某年事者斷以考輝鏡夢之律又若曰如是然後可以明汝未暴之先志

而子之慟惜之心可以有辭世臣又可知汝本心及先志又召大臣以下於齋殿下正宗統綸音其時事實皆入於丙申年上疏後洗草中惟綸音及口奏真殿之文字尚在史庫及政院日記予於伊後質言於前席若於先朝賓天之後謂可以惟意所欲一反甲申之對則是豈事死如事生之義乎且况聖教中慟惜二字即追悔之聖意予奉以銘肺死且瞑目然不可抑者至痛也不可遏者至情也大倫所在血讎在彼於是乎叅前倚衡求權於經先之以乙未誅討以身替當而必欲及於先朝在宥之時翌春丙申以陳情之疏泣籲於代聽之後獲蒙天地罔極之恩特命以不忍見之文字並付洗草聖教若曰此舉勝於思子之臺望子之宮子有歸見地下之顏仍命行百官賀而書下錫號之綸音及御製諭書御筆銀印仍命子展省于墓此先朝本意大略也自丙申丁酉以後屢起之逆獄無不本之於某年義理而子之所執政在於外而形迹不露內而義理自伸默運致討上不負聖恩下不泯吾顏廷臣之北面於子者於此若有一毫謂子未盡分處殆若乙亥以前之誅討者非亂賊乎逆臣乎以三十年含茹之心豈忍言絲綸忍見章奏而星霜浸遠事實漸晦將以不忍提而後生不知莫重之義嶺儒之來也召見賜批出於急於曉諭則領會者見必



痛泣迷昧者聞當戰慄而已為今日臣子忍於此事為因此逞私挾雜之計以  
匿雖忘怨隱然歸之於上而乃敢托以懲討茶飯說去於公私話頭則朝鮮世  
界所謂君長者果何如人也其所闡揮之方卿等思之於是中外始曉然教曰  
今之南壇即昔日郊祀之園壇我東建邦初自檀君而史稱自天而降壘石行  
祭天之禮以其不受大國之分茅而不至於僭逼也我朝嚴於別嫌明微之義  
光廟以後園壇之號改曰南壇蓋用郡國州縣各祭風師兩師之制而若乃致  
敬致潔之誠豈或以園壇南壇之殊稱而有間也文獻脫遺有司襲謬見行之  
式反不如農蠶釋菜不可不亟修議大臣釐正秋拜 光陵朝官之年七十士  
庶之年八十仰觀 先朝丙辰乙亥幸行及今幸者并加一資年至百歲人加  
給米肉民庶特蠲當年餉穀糴穀之耗十七年春正月朔酌獻于 璿源殿  
王御極以後每月朔望必拜 真殿是日以 英宗寶曆恰滿百歲命大臣卿  
宰侍從叅班禮既成命亞卿下大夫之丙申以前在本品者並加一資京外百  
歲老人加資賜米帛教曰元朝祗謁 廟宮尤當以 先王之心為心念彼三  
方待哺之民其能獲免溝壑否宵旰念念何時不切而是日是心益切於是年  
是拜之餘駐輦弘化門召見隨計之吏一則以是門即 先朝賜米四民之門

也一則以內下賑資俾先歸布長吏也仍以內帑錢椒分下三南以補賑資語  
慈臣曰前輩名碩皆以罷內需司為言而夷考其實則我朝內司與瓊林大盈  
有異宮中一年之用各有定數今罷內司而付度支則度支將無以策應矣予  
於御極以後務極節省一年用餘別儲一庫名曰保民庫以備水旱之用前後  
賑資亦賴此耳拜 顯隆園瓠水原府為華城陞府使為留守兼壯勇外使置  
判官以佐之改壯勇營兵房為壯勇使文牒稱大將如御營使之稱御營大將  
置都提調如經理營都提調三公例兼而扈衛大將合廳屬之內外營之制始  
備三月淑善翁主生賞花于內苑召時原任閣臣閣臣之子若弟及承旨史官  
以足三十九人之數蓋是年癸丑是月暮春做蘭亭禊會也命諸臣綴觀內苑  
諸勝宣以酒饌使各臨流觴咏既夕而罷一時傳為太平盛事時吉慶荐臻朝  
野靜謐 王以導迎迂續之方莫先於疏鬱振滯飭勵兩銓大行恢蕩之政或  
下中批往往有淹滯數十年始彈冠者秋御賓筵教大臣諸臣曰子於某年事  
皆屬不忍言不敢道惟金滕一事欲一言于卿而含哀茹痛尚未發說矣 先  
朝嘗臨 徽寧殿屏去史官以御書一文字藏于神位下褥席中丙申文女罪  
惡昭布時曾亦奉考卿等其奉覽也仍出示金滕謄本二句蓋 英廟追悼

景慕宮之御製也 王掩泣諸臣莫不流涕拜 元陵歷拜局內 諸陵冬大

臣諸臣請舉揄揚之禮於 慈殿 慈宮及 景慕宮又請晉號于 王以仰

稟 殿宮為批末曰上號子躬之請曾謂卿等不如林放乎上號之制雖昉於

三代以後明王哲辟莫不講行而修明之者其仰答天眷俯循輿情以責太平

之休象亦自有我家典章子嘗積誠祈懇於 先朝以 先朝為謙之德猶且

勉屈聖衷子何敢獨自違却而聞子之言拂子之意決非仁人君子之所忍為

禮固緣情義以制禮特以人所謂崇奉非吾所謂崇奉不敢不認以第一等義

空載於經傳千載之下庶有知子心者恕子而體子俾子遂初志即惟曰將順

二字十八年春正月朔朝御仁政殿行 慈殿五旬 慈宮六旬賀儀命朝官

七十以上士庶八十以上未八十而偕老者並加一階凡七萬五千一百四十

五人拜 顯隆園回鑾又拜 景慕宮即 莊獻世子誕辰也是年是日聖慕

深切連謁 宮園哀疚過度諸臣力請翼日始還宮新印三經四書分藏于館

閣史庫太學又命藏于宙合樓謂閣臣曰謹守之昔 寧陵以心經殉丙申

山陵殉小學子將繼述也夏五月齋居日下綸音曰湯有弗弗之德舜有莫禦

之量歷稽千古只有此二聖人而已嗚呼尚記申申之諭恍若隔晨若曰我有

過無過人皆仰之彰我之過由余容之訂直之言於我何有特書殿壁洞關不諱之門範圍之大天地莫量廷臣之欲以羅參一事貧揚包荒之大度者特一蠶之測耳嗚呼忍言庚辛之際乎縉紳章甫投匭公車而不惟不罪無一人不優批有白于筵席者曰人臣之義當以徐志修之求對面陳為正乃責諭以田錫之焚藁非矣周昌之抗對難矣最後一說雖甚妄酸余亦不加之罪筵臣惶汗而退記之家乘旋降求言之旨俾許盡言予小子敢不書紳銘腑以親心為孰不可忍而敢欲蟠竦於太清乃爾乎齋宵明發坐待享時呼燭和淚瀉此血腔倘使此諭仰助於揚徽闡義予小子庶有歸拜之顏豈比於來春顯冊渙號之儀文也哉久旱祈雨教曰人事不修於下故恒暘之咎其應為曠近日言路之不闢莫曰史乘之所未有極必反理固然凡在論思言責之列者事之可言竭論無諱以充予心之善端言須剴切可以感人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之句為三司諸臣誦之秋 王有薊侯久未復常又久旱不雨聖懷憂勤命大臣六卿籌司諸臣會于廟堂講消弭之策廣求直言于中外又諭三南道臣訪幽隱察寃鬱拜 明陵人瑞錄成 王以是年大慶既稱賀于 殿宮大覃恩中



外乃召耆臣六卿以上指授義例編次京外蒙恩老人之數作為一書名曰人瑞錄印布壽傳冬停華城城役自癸丑始築工幾完至是六道告歎 王屢欲停役諸臣言工役之不傷財不病民教曰城役為所重也停役亦為所重也顧今三南畿甸方秋顛連西北亦奏艱食 殿宮獻御猶且停免則城役雖重自有層節豈可此停而彼不停哉一國財貨只有此數非耕民嗣歲之糧則即賑民糊口之資今日捨汝耕賑從我城役是豈理也哉或曰歉年興作可兼調恤以朱子南康故事范希文浙西已跡為說而此特一郡一鎮之政子君臨一國一國之民皆吾赤子不能使百億萬領頽之類不農不商仰食於一城之役則所活者幾何為今之道莫如聚會精神於荒政一事仍下綸音于華城府停其役至乙卯城始成諸路大饑三南尤甚分遣閣臣承旨賫綸音慰諭船粟往哺耽羅之民 王以耽羅處絕海尤勤柔遠之念每聞饑荒軫恤先於諸道泛舟之役必親製文祭海神朱書百選成 王景喜朱子書選語類大全為選統會英會選諸書復取書牘約之為百選活字印行十九年春加上尊號于 貞純大妃 景慕宮 惠慶宮受即阼二十年賀命文侍從以上武閫帥以上蔭準職以上六十一歲人并加一資蓋推是年之恩而又恐爵賞之太濫也陪 慈

殿 慈宮行禮于 景慕宮 坤殿同詣是日即 莊獻世子周甲誕辰也閏  
二月陪 慈宮幸華城展拜 顯隆園還御華城閱城操夜操御奉壽堂進饌  
于 慈宮行七爵禮御新豐樓賜本府四民米饋饑民粥御洛南軒行養老宴  
羣老進爵獻壽仍命園底居民復二年華城居民復一年舊例 陵園幸行度  
支之臣為整理使而自是歲 園幸置內外整理使辦理諸務以整理餘錢作  
穀分置三百州縣名曰整理穀歛散如式又補耽羅賑資以廣慈恩謁華城聖  
廟賜經書誠獲于校宮奪鄭東浚官爵東浚自簪筆厚被 上眷官至貳卿而  
矯旨誣聖情跡叵測言者請明正其罪東浚旋自斃乃因朝叅命收其告身焚  
之仍行大黜陟之政豎御筆聖蹟碑于定州健川 太祖旋凱 宣廟駐蹕舊  
基拜 宣禧宮御洗心臺宣醞諸臣 王曰每年此時必臨此臺子豈為暇豫  
而然哉蓋為 景慕宮初建時所卜之基也昔乙卯邦慶時故重臣朴文秀與  
諸卿宰會弼雲臺以伸歡祝靈城詩句尚今傳之雲臺即此地今年即千載難  
逢之會卿等亦修前人故事以賁飾太平也賞花釣魚于內苑御尊德亭語諸  
臣曰自古內苑之遊非戚里不得與以外臣與內宴異數也在昔 長陵癸亥  
以後眷遇勲臣曲宴陪遊禮同家人 孝廟初服痛革勲貴之弊招延士林契

合窳勿魚水天香尚傳宋文正登對故事而朝著分裂之患又作焉自 肅廟  
朝至 先朝不得不托肺腑於戚畹之臣出入禁嚮非外朝之比時勢使然耳  
予自春邸深知右賢左戚之義御極之初首建內閣非為賁飾文治蓋欲朝夕  
左右藉其啓沃獻納之益故好爵以縻之優禮以待之以至燕閑花釣必與諸  
閣臣同焉並與其子姪兄弟而皆許赴筵簡其禮數接以恩意一堂歡樂歲以  
為常其眷遇榮寵可謂從古人臣之所難得而畢竟貴近之弊至於近日而極  
矣進退弛張理之常也安知戚臣之不繼此而進也然親近士大夫即予素性  
也苦心也行之數十年今不可中塗而廢登筵諸臣須各警惕毋忘予今日之  
諭也豎御製靈槐臺碑于溫陽行宮即 景慕宮庚辰溫幸時手植三槐之地  
也夏追躋 桓祖大王 懿惠王后于永興本宮先是以是年為 桓祖誕降  
之八回甲遣大臣行酌獻禮于咸興本宮咸興儒生疏陳永興本宮有典祀廳  
故蹟宜舉躋享之禮 王感悟拜 真殿仍御攜文院召大臣諸臣詢議僉曰  
允合情禮乃遣大臣禮官遵古禮造位版于本宮卜吉日躋享仍命設養老宴  
于豐沛樓兩本宮儀式成國初京都有啓聖殿咸興永興有本宮所以奉 先  
王先后位版蓋用原廟之制也舊令內需司別差典祀享宗伯太常不能管攝

違古規而襲謬例者寢多 王特命釐整儀節煥新構壘歲封衣幣香祝必宿齋躬蒞其事及 桓廟躋享禮成命閣臣編成儀式鈹印藏于本宮六月丁酉進饌于 慈宮朝官六十一歲人宣醞殿庭御弘化門賜米四民下綸音于諸道講鄉飲酒之禮秋以糶糴發策命太學生及諸蔭官條對語筵臣曰糶糴即社倉遺意耗穀不過雀鼠之耗而道臣守令之以耗穀為官用者已非正當道理况自朝廷取用便若經法豈非苟簡之甚乎又况分留漸清山沿俱病京外各衙簿書多端吏緣為奸民受其弊今欲矯掇則莫如先祛盡分名色而事多掣碍未之果也冬拜 宣禧墓 懿昭墓是年 景慕宮五享及俗節朔望祭皆親行或仍留齋殿至數日以回甲之歲也罷守禦京廳以守禦使出鎮南漢為廣州留守編李忠武全書 王於尚忠救功之方靡有關典而以忠武公李舜臣忠愍公林慶業為景輯其遺文遺事忠武曰全書忠愍曰實紀印行之禁厨院燔麓侈巧之制二十年春祈穀于 社壇下帑錢萬緡命湖南伯賀粟以濟耽羅饑民拜 顯隆園拜 皇壇省大享牲器教曰大明集禮審鼎鑊視滌溉監明水皆親臨而壇享儀則攝行殊非宗周之義子當親臨省視其令釐正夏白虹貫日教曰否德忝位二十年無災不召而虹貫之異即所初有凡係側



身責躬之方其敢循常應文昔在先朝有雲觀虹貫之報而試士則以來言  
得人之意不停大亨則命攝敬天奉先豈有二致而齋心之時貴在專一夏享  
命攝儀以求助之意行寘對從祀文靖公金麟厚于文宣王廟廡先是京外儒  
生屢請配食之典鄭重不許至是教曰我朝以後首闡性理洞見大原惟金文  
靖一人其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即此可見學識之超出羣  
儒文靖我東之周子也兩程張朱侑聖廟而周子獨漏則兩程張朱之心其安  
乎使五賢以下從祀諸儒在必讓與於文靖仍命舉以行之又以謚歎於行改  
文靖曰文正設鑄字所範銅為字始自世宗甲寅王命芸閣以甲寅字為  
本前後鑄三十萬字為印書之用後又有整理字自甲寅冬設印所于昌慶宮  
之舊弘文館凡御定命編之書皆於此編印至是號鑄字所命編尊周錄王  
於尊周大義寤寐繼述每望拜皇壇遣官審宣武祠致侑寧遠祠武烈祠扁  
李提督祠堂歲祀不祧訪李搃兵石尚書後孫甄三學士之裔殿七義士之享  
宣額於龍灣之兩祠篆首於隄川之遺塋獎金將軍之大節訪李有古之遺孫  
林寅觀等九十五人設壇泊洑之濱以慰漢冠之獨祿於秉義斥和諸臣表獎  
存錄闡發無遺壬辰樹勲立懂之臣靡不揭厲建忠臣義士壇撰旌忠尚武碑

紅衣翼虎諸人皆有紀事諸沫梁大樸子孫皆命錄用至是彙輯 列朝尊周  
事實著成一書冬親鞫鄭好仁成德兩並竄之好仁以兵判修入領曆單不拔  
洪樂任德兩以銓堂差洪守榮享官 王震怒有是處分教諸臣曰若論二人  
著見之罪則必以親問為過中而今予此舉欲使萬人知懼百世取則書所謂  
監于茲祥刑也今以後咸知象魏之高懸莫干邦憲春秋成三傳並列于經而  
左氏最詳於國史獨經傳不相統屬學者病之命詞臣依朱子綱目例以經為  
綱以傳為目印行之 宣廟朝嘗以經傳為綱目未及梓行 世宗丙辰註解  
通鑑綱目即思政殿訓義是書義例年甲寔符 兩朝故事亦繼述之意也大  
臣禮堂求對請舉 東宮冊禮 王曰庚戌以後名號已定神人有托書曰雖  
小元子忝成王已登寶位而周公尚以元子稱之元子定號之後封冊豈有早  
晚乎且冊禮後冠禮嘉禮欲並行如禮所謂行一三善子之必欲遲遲者此也  
明年即就傳之年先備師傳之官待春開講仍設講學廳二十一年春下綸音  
于諸道誕誥休老勞農廣敬因本之義又曰小學一書即學校始教之次第節  
目也以予寡昧尚賴 先王導迪之恩記在童習之年粗收日講之力邇來學  
渝而教弛此書隨而東閣予為是懼爰命內閣之臣就訓義而攷證之且三綱

二倫行實等篇為輔治勵世之具與小學書不可偏廢釐為一篇命之曰五倫行實一日禮行風動四方惟鄉飲酒近之粵我世宗盛際創行養老宴三綱行實之頒下亦在其時予小子其敢不修述焉鄉約之於化民成俗亦易為力朱夫子蓋嘗月朝讀約予故曰鄉約之效不差於鄉飲酒亦不可不講而明之機務之暇彙成鄉飲儀式鄉約條例苟使是舉不歸於徒法徒言則何頑之敢梗何愚之不明乎仍命內閣印行五倫行實鄉禮合編置元子左右諭善語大臣曰予在春邱多賴賓僚資益之力元子方在冲齡尤宜端方之士左右輔翼學識行檢可合薰陶者今世亦豈無其人而必須得踈野不較熟者方有嚴憚之效此意不可不知戶曹進漕船事目教曰漕轉之政燕寓戎務自昔周官之制以至漢唐宋明漕船即戰船此亦兵農相寓之一端我朝漕倉之法雖不涉於戎務其實則與兩營之移劃大同訓局之左手糧同其義救時之政自有時措之宜獨於漕轉一事豈可膠守戰船試用之意既發言端嚴飭造船營閩邑鎮堅造精製以為兼運漕穀之方拜顯隆園周覽華城城堞樓櫓謂諸臣曰孝廟作滌惱堂於後苑御內厰馬使中官執鞚日臨是堂實出習勞之聖意蓋跨馬習勞即我家法也予亦於禁苑以戎事殿座必騎馬者追列聖故

事雖終日馳驅不覺其勞也夏四月 元子與師傳諭善行相見禮 王召見師傳諭善教曰今日行禮皇天 祖宗之默佑也就傳之節自有體貌子雖未見其拜揖之儀初聞講讀之聲予心嘉悅卿等其善輔導也自是 元子講學之暇每命侍坐華盛之服膏腴之味勿令近口體嘗語筵臣曰予自少讀書必有課程而近為 元子益增三餘之工矣教日記昔 先朝惟農是重耕耘之節夙駕親省每在城南之野至今父老攀聖蹟而頌聖德臺其地而名之曰省耕子屢陪鑾蹕尚今記有仍命閣臣書臺號刻石以表之又命各築一臺於東西兩郊 王嘗遇 三皇及 列聖諱辰輒御素膳語賓筵諸臣曰近古以上公坐會飯不食牛肉國忌齋戒朝臣皆蔬食兩日 先朝初年猶如此惟大享之太牢進宴之大膳始用牛肉即古人無故不殺牛之義而今則此法蕩然各官房皆有所屬牛肆云執法之有司先自官房而嚴加操切豈有冒濫犯禁之弊乎秋拜 章陵詢本郡父老疾苦復一年甲寅瞻旄者年七八十人各加一資仍歷幸愍懷墓拜 顯隆園二十二年春拜 顯隆園次華城府曰陪奉園寢今為十年尚無惠澤之及於是府是民者此豈本意也城池雖完終不若衆心之成城民心固然後拱護可專乙卯整理穀之分置各道雖出廣慈惠之



意三百州郡斂散之際安得無弊名以整理穀則不復取耗者設置之本意也仍以整理穀屬之華城府凡本府之穀永除其耗夏教曰蟲損嘉禾宰樹安得不捕而除之周官庶氏剪氏之職為是設耳掘坑焚瘞始於唐時姚崇歷代因之遂為成憲近者園寢桑梓有蟲損之害使植木十邑捕除而是蟲即蠢動之生物驅而放菹勝於烈而焚之宜令曰生之德並行於其間嘗聞蟲飛入海化為魚蝦伏波之治武陵明驗尚傳其令投之鷗浦海口疏決京外死獄語諸臣曰子於疏決不如例臨殿者子心竊有隱忍盡傷者天下萬事莫不有絜矩之義念及沁都予心如割以何心臨殿評論可否於流放之類乎此所以只令諸堂會直該曹只稟死囚之案者也時久旱移秧愆期飭諸道代播之政秋拜敬陵 昌陵歷拜局內 諸陵創壯勇外營五衛之制國朝軍制始狃義興三軍府三軍變為五衛定部統而作選井之法搃民兵而成寓農之規逮夫設軍門置營司而衛法廢華城素稱畿輔重鎮而馬步軍制略倣訓局癸丑陞營之後依國初永安道馬軍稱親軍衛之例置親軍衛三百人置步軍二十六哨仍抄龍仁等五邑東伍之精壯者增置十二哨成一營五司又以本府及屬邑民兵初為守城之制互相分隸遂改司哨之名而定衛部之法以一營分五衛五

衛摠二十五部內外管軍摠為五千備邊司成節目以進語諸武將曰華城軍制先復衛部之舊制是亦義理所關也五經百篇成取易書詩春秋禮記九十九篇置庸學於禮記中以朱子章句序附其下以做孟子卷末附明道墓表之義剞劂印行又以近世詩律之漸就雋殺取杜甫陸游全律分韻印頒皆導民化俗之至意也冬十月己丑下綸音于諸道勸農政練農書以明年己未即英廟親耕藉田之年是月建丑土牛祈年之義也 王臨御已久益懋從先進之方絲綸政教一以敦本務實為先京外進農書者凡四十餘人下濬題于泮宮試日次儒生台巍等人宣以法醞遵 世宗朝賜畫鐘 孝宗朝賜銀盃故事特撤常御銀盃錫之篆其腹曰我有嘉賓蓋以鹿鳴燕賓之禮禮士也仍命與筵諸臣應製諸生賦歌詩以詠其事又親綴銘詩序以弁之刻揭于明倫堂彙為集命鑄字所印頒名曰太學恩盃詩集 王自御極深念導迪作興之方修明月講旬試之式或臨軒而親試或頒題而較藝或講義而叩學躬考其券親閱其對賜第以勸之筮仕而獎之功令之文至登編印賜賚便蕃恩榮曠絕爰及八方莫不賓興辛亥有瓊林聞喜錄壬子有嶠南賓興錄癸丑有關東賓興錄甲寅有耽羅賓興錄乙卯有豐沛賓興錄正始文程庚申有關北關西賓

興錄將行大政教曰西京之重吏選即敦本愛民之意也今也不然用人既用科目而侍從之列反不若蔭武內而不得為掌賦之官外而不得為字牧之任又或平地推躋使之叅聞廟謨金穀甲兵茫昧如瞽者之鋪籌真所謂所用非所求若使新進文臣試吏下邑兼及郵障習知民生之疾苦及其駟召而來也蓮言退贖歷陳除弊祛瘼之策則九重雖邃四野在邇其有裨於民國遠勝於一遣衣繡之行令廟堂另究對揚仍飭文蔭武互差之政二十三年春有輪行之疾京外死亡凡十二萬王大加憂厲廣施隱恤之典又教曰稽之故事雖非厲氣凡屬無名之疾皆別設厲祭設壇郊場慰祭死傷昉於成周疆磔遺制為民靡不用極之意無於禮者猶可義起况周公載之禮我列聖行之則不修而舉之非和神人之道行厲祭于北郊慰祭于東西南郊仍命諸道皆舉疆辜之禮乾隆傳計勅將至舊例清計服制用雍正乙卯之式諸臣皆言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且乖不貳斬之義王曰諸臣服色即古人所謂茅纏紕屨不成體制者也蓋我國禮制猶多未遑至聖祖講曾子問始正羣臣服制先朝喪禮補編成一洗千古之陋而惟於國內行之至於清國服制則仍用乙卯以前之制蓋出於不屑改為也今欲一遵補編冠服或以為有反復重之嫌不貳

斬之說即指 皇朝侯服之分而言也以此為說亦無碍於大一統之義耶無  
寧仍舊貫以寓忍痛含冤之意可也雅誦成 王以後於三百篇得思無邪之  
旨者惟朱子詩為然手選印領講於經筵胄筵歲之尊經閣作儒生月講之編  
幸慶熙宮時值 元陵諱辰特命全釋鄭致達妻諸臣力爭不從居數日謁  
景慕宮下綸音布告羣工曰嗚呼昔年因心之愛卓越百王丙子年間講通鑑  
於德成閣至孝文紀淮南王事縷縷剖析之旨筵臣有泣沾襟者今鄭妻不死  
而老且病以昔年所以某年前處於鄭妻之至情至義默究夏溯則在初載雖  
任他公議在今日必當有是舉是舉之不足又當源源如平昔若不奉承於今  
日敢云紹述於昔年漢唐以往聖遠道晦滔滔一轍骨肉相殘故朱子有病死  
何哭之語以警後世大抵誅亂賊之義人君之所樂聞者夫夫也皆能言之無  
賢愚勇懦之分特於全懿親三字便成忌諱志士緘口今欲體昔年篤友之心  
以鄭妻之所坐有今日之命釋國史書之野乘記之曰罪固難貫屈法伸恩者  
以歸美闡微於昔年云爾則此所以為明義之大頭腦而我國家億萬斯年之  
福將自今伊始矣夏五月教曰是年月日即我 端敬聖后復位封陵敦匠諸  
臣復命之時也舟梁寶甲又在是年瞻望珠邱愴慕采新即今宗伯卜吉遣大



臣攝行酌獻之禮於 溫陵秋諭赴燕使臣曰予於朱子書苦心誦習就一部  
大全略之為會英類之為選統鈔之為百選槩之為節約集之為會選而竊又  
有契於春秋之旨擬成大一統文字欲以大全語類遺書與二經四書之傳義  
章句集註或問及啓蒙家禮著卦之考誤昌黎之考異以至魏氏之契楚人之  
辭通書西銘太極傳解等羣書裒為全書待編成告于先聖之廟而印行欲述  
朱夫子漳州故事春秋之先刊自有微意於大一統者存焉但語類義例多舛  
駁池饒兩本雖稱精善黃文肅尚不滿其意若其分門分部者張敬夫之類言  
仁趙忠定之類奏議蓋嘗見正於考亭函丈之際則微言大義鬱而未彰是豈  
朱夫子本旨考定之時宜加詳審須與眉徽建安之本而見得真面目可以成  
書雖以大全言之台州奏狀不載於閩板且如陸王之帖梅花之賦逸而不列  
使行入燕另購大全真本與語類各本若或藉此而雜書又出柵外王府自有  
關和孰敢干之移構敬奉閣於 皇壇之側閣舊在銅龍門之左與清劔所弃  
之地相隣至是特命移設揭 英宗御筆敬奉欽奉之扁奉藏 太祖 神宗  
毅宗三皇御筆御畫障子及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誥印拜 獻陵仍拜 顯隆  
園命朝士儒生之專治朱子書者內而大臣銓官外而諸道方伯各令薦進建

御筆 神德王后私第舊基碑馳馬臺聖蹟碑于谷山府編成 莊獻世子睿製三冊自彙輯釐校以至塗改剪貼之事悉經御手睿學之淵邃國人所誦而王感慕手澤藏之內府至是始躬成編帙蓋特與 列聖謨訓尊閣壽傳以寓不洎之孝思也大學類義成取真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節略其寂切要尤鑑戒者手批採輯者也 王自春邸喜是書之有裨治道屢加勘定至是始成未及印行奎章閣編進御製二十四年春正月朔朝冊 元子為 王世子是日拜 景慕宮還御集福外軒召見大臣閣臣禮官教曰元子今為十一歲封冊之禮尚今遲遲者蓋有待耳易貴易簡禮有三善亦粵我 顯廟故事並舉冠冊嘉三禮於一歲之中貽謨燕翼於千於萬豈非今日之所可仰遵乎仍命並舉冠冊之禮仍行嘉禮於是年拜 顯隆園冊禮既定 王每對敦匠諸臣語及昔年未嘗不王涕沾襟及拜 園教諸臣曰今日子又忍辭 園而歸耶露伏莎上嗚咽失聲諸臣泣請向夕次齋殿翼日回鑾禮曹以冊禮儀節啓教曰以予今日孺慕若禮臨殿於子心安乎禮緣人情順於人情處合於天理况公朝之禮雖別於士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昔我 世宗大王授受之際我 太宗大王於報平殿命內臣陪侍 春宮而來所御內殿傳以大寶遂登

九五之位堯命舜承是何等典章而其禮之至簡猶如此此豈非子小子一心仰述者乎三加禮命賓冊儲禮傳冊臨殿則皆寢之禮成後賀儀當並行於殿宮子何敢不受亦何可臨殿以權停禮行之春宮賀儀亦遵顯廟位儲時

例權停二月乙酉王世子行冠禮冊禮于集福外軒禮既成王與王世子

子謁真殿太廟景慕宮掩泣語諸臣曰今日行禮宗社增重洋洋陟

降必當悅豫于上而予之情事益無以為懷矣拜元陵歷拜局內諸陵

惠慶宮有癘候浹旬愆和王晝宵焦憂衣不解帶親自傳藥御手為腫至是

諸症夬復諸臣請舉賀儀王以慈心不欲張大不許行世子嬪初揀之禮

安東金氏膺選前叅判金祖淳女今坤殿也將行初揀語廷臣曰揀擇之禮

非古也先正李文成嘗有格言而國朝故事亦不敢廢也夏儒臣金履載疏論

銓官王嚴教技配以初元以後兼守之大義用舍之本旨矯時正俗之苦心

數示廷臣凡屢千百言仍命以筮本騰頌朝紳王於是歲遇慶疚懷頗有愆

候且積勞於侍湯之節自六月初有癘候日益沈窳而教承旨曰民事不可緩

也勿以予病而或滯也至二十八日疾大漸大臣諸臣入候卧內王已不能

語而微微有王音諸臣諦聽則乃壽靜殿三字壽靜殿即貞純大妃所御也

蓋聖意若有仰告于 慈聖而莫之及也嗚呼痛矣竟以是日酉時昇遐于昌慶宮之迎春軒春秋四十九侍疾者大臣閣臣承旨史官而已宦侍宮妾無一或近焉大喪之日深山窮谷田夫野叟以至愚婦孩童莫不奔走號呼如哭其父母冬十一月甲申子時葬于 顯隆園之東第二岡亥坐之原是為 健陵嗚呼痛矣 王聰明睿知本乎天寬仁恭儉本乎心天人性命之學本乎六經禮樂聲明之治本乎三古道可以範圍宇宙德可以陶鑄唐虞功可以為萬世開太平有非一德一行之所能名言也謹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禮樂明具曰成保大定功曰武秉德遵業曰烈窮理盡性曰聖施仁服義曰仁履正志和曰莊繼志成事曰孝以正服之曰正 王養德春官十有五年非問寢視膳則潛心經籍惟日孳孳自墳典邱索洙泗洛閩之書九流百家之編以至東方儒先文字靡不融會而貫穿凡性理之頭腦問學之津筏千聖相傳之旨訣前賢未發之蘊奧靡不研賾而探躡及御極一日萬幾宵衣旰食而清燕有暇左右縹緗仰思俯索夜以繼晷其自修則曰克己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子之病在於禍急呂伯恭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訓遂變化氣質子嘗慕之而未能也又曰予豈有問學工夫而特以經歷之多艱不能無動心忍性之益又曰士不可



以不私毅予於私毅二字深味之也其論學則曰識得直內方外之工可語天德王道直內敬也如持志方外義也如養氣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做聖做賢其要在此又曰人須於平日存養使此心常存此理常明雖簞瓢陋巷而浩然塞乎天地者未嘗泯也雖觀大戰於鉅鹿之壁張九奏於洞庭之野本體之虛明靜一固自如也方可以為大君子做大事業又曰人之不能力行只是他知之不真學問到得物格知至已占八九分地位誠意以下特將此本領點綴提醒而已其論文章則曰文章有道有術道不可不正術不可不慎文者當宗主六經羽翼子史會極於朱子書然後其辭醇正而道術庶不差稗官小品之書最害人心術士之有志於經術文章者雖賞之不觀又曰子始留意於作家又從事於經學亦嘗用工於端拱曲跪規行矩步今而思之未覺有補於身心且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自有大於此者心性理氣猶不必毫分縷辨况詞章述作何足費吾心力其發為雲漢則弘壁大球皇王之體裁也朱絃疏越邃古之音調也慶雲和風聖門之辭氣也神明變化則藝苑作者不足語其工搜羅剔抉則專門弘儒不足涉其博灝灝風颯與典謨雅頌相表裏其載諸竹素則曰專周景編所以正義明理也曰大學類義所以援古鏡今也曰五倫行實鄉禮合

編所以導正民俗也曰八家之選杜陸之什所以丕變文體也曰紫陽子諸編所以繼往開來也晚年惜陰之工廩亶乎伏羲先天之易而韋編猶在緒言莫攀竟使周文憂患後世之意孔聖十翼發揮之辭不得嘉惠末學啓發聲蒙嗚呼道之否矣至於五十年躬行心得著見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臣等所承命編校有弘齋全書三集一百卷御製識其藏曰予自三歲授書粗聞君子之大道未始以修辭自許也然而酬酢機務經綸事為之間形容其言語刻畫其聲烈則自有不期工而工者豈予好文而然哉學則宗鄒魯治則尚三代入德則曰格致誠正範俗則曰禮義廉恥而辭達而已措之政教則建奎閣而修集賢之制為右文之立極設英選而做湖堂之規為作人之指南五教三物大興庠序明正學而闢邪術崇經訓而紬稗品來汝多士接以嘉賓磨礪激勸景征于朝凡一世絲粟毛髮之才莫不鼓舞振作於鳶魚飛躍之中儼然師道之在上以接堯舜文武之統於千五百年之後經曰念終始典于學傳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王之所以為文也王以不世出之姿有大有為之志蓋正治官綜核名實斟酌乎殷質周文經緯乎漢綱唐目精神教化之所流行行政刑風采之所鼓動庶幾乎朞月而化三年有成矣正南壇之享儀陞祈穀於大祀

以備圓邱方澤之義維暮之春玄端遽延祗拜 皇壇建敬閣以識周京之念  
設漢旅以慰殷士之裔親眡鼎鑊以遵會典之舊舉 桓廟躋享之儀於八回  
瑞甲之年衣幣冊祝歲必躬賚籩豆薦獻有司虔將而 原廟之禮始正隆  
皇祖於世室闡五紀之化而觀 七廟之德 宮園之儀泣血撰次隆殺得中  
情文無憾以至躋大賢於聖廡而儒術興養羣老於華宮而慈恩畢舉燕射而  
觀君子之爭講鄉飲而知王道之易凡吉凶軍賓之大儀文度數之末莫不參  
伍經曲博極今古緣情協理粲然畢具禮之成也停禫月之樂獻子之餘哀也  
奏康爵之譜老菜之善養也乃編雅誦以廣詩教迺著樂通以究律原乃命司  
樂之官禁繁促而返和平一唱三歎之遺音也以至琴瑟笙鏞格我 烈祖鐘  
鼓管籥同我百姓氣和聲和天地之和應之而泮水之庭古磬出焉 英陵盛  
際於吾身親見則樂之成也修信漢之符而省闈嚴置鹵簿之使而仗衛整釐  
太常之式而享祀明列大庭之標而朝儀肅官府郡縣莫不有志量衡律度莫  
不有則籌謨銓注邦用民數莫不有考而一部大典監于成憲秩然一王之制  
法度之成也於是乎百工相師庶績咸熙綱紀振勵而朝政成禮讓興行而民  
俗成氣象清明規度宏遠而治道成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王之所

以為成也。王天挺勇智神武，蓋世雖昇平百年，桴鼓不警而慨然。中朝有駕軼八紘之志，丙丁以前閱歷艱虞，默運神機，掃蕩羣凶，奠國勢於泰山，磐石之安，肘腋之間，權奸弄柄而談笑而黜之，不終日而朝著廓清，搃攬王綱，太阿在手，舒慘弛張，人莫敢窺其際，如雨露風霆，錯行並流，而天體凝然，未嘗有動。廷紳一或干科，雖嘗所尊寵禮遇者，不以恩廢法，而大義所在，尤嚴於淑慝之分。官府一體表裏洞達，宮掖之屬不敢恣出禁闥，內自朝廷薦紳，外至遐陬庶民，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人人若光明之燭，照臨眼前，訂謨定命，發言盈庭，而謀之貴衆，斷之貴獨，一言而定沛然，若無事，每有施措，令出惟行，羣臣懼服奔走，率職嘗病國朝軍營之弊，創壯勇內外營，以復衛府節制，凡棘韋決拾之臣，莫不由此而進，以至桀驁不羈之類，亦皆駕馭鞭策，咸入彀中。嘗曰：壯營之設，非嚴宿衛也，非備陰雨也，子有精義存焉。於是乎置宣薦禁旅，以開發軻之階，飭西止武技，以求超乘之材，罷前營，以汰冗兵，建兩鎮，以拓荒土，南郊大閱，定勞軍之禮，華譙夜操，演登陴之勇，增武藝圖，以追昔年之志，事編兵學，通以盡戚氏之奇正，而於黃帝尉繚之書，八陣六花之法，聖聰所遇，如刃破竹，老於行間之宿將，往往顧問不能對焉。其於射藝，得於天分，大衍之數，恒存其一物，不可盈。



也每暇日御苑鍊伍肄陣以觀坐作擊刺歲寒雪下燔雉盪醪以飲將士侑以昭武之樂蓋我寧陵鐵杖木馬之志也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之所以為武也王以尊王黜伯為出治之本以右賢左戚為用人之基以崇儒重道為敷教之首以祛華懋實為化民之先以明天理淑人心為御世之權衡恢廓之度符乎太祖鬼煥之文法乎世宗英武若光廟至行若孝陵勘平禍亂嘉靖邦家適追乎宣祖寤寐風泉昭揭大義克配乎孝廟進退賢邪威斷有赫肅祖之治體也建其皇極保我世臣英考之心法也於是乎建奉謨堂尊閣列聖宸章寶翰編十九朝寶鑑藏于太室申以羹墻之錄以揚先微而追先志赤島之碑歸州之銘谷州之紀栗園之扁黔巖之碣凡聖蹟所過篤慶所本必皆表章而闡發以至做範銅之古字而簡編壽傳繼賜孟之珠寵而譽髦蔚興歲再泮試稽中葉之微規月六賓對儀聖祖之勤政修觀刈之禮而農功勸申加冕之禁而侈風革若其褒忠獎節崇德報功亦必以是而推廣之挹泰雍之高標則寵光被於荒祠表方練之危節則風聲樹於尺壇郭李巡遠之並揭而紀宦恢之舊績韓岳謝鄭之齊褒而追舍忍之遺志辛壬之殉國己巳之抗義戊申之從征壬午之畫節或起感

於即地或紆想於舊甲恩侑寵錄無隱不闡國初以來儒門諸賢讀其書而慕其人若將朝暮而遇俎豆芬苾有秩其禮蓋惟王踐祖宗之位行祖宗之政遇臣隣則曰祖宗之喬木也撫烝黎則曰祖宗之赤子也一言一動一謨一令惟祖宗是繼是述而亦必率由舊章不愆不忘未嘗不兢兢致慎於琴瑟之更絃以貽萬億年堂構之業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王之所以為烈也王生知睿哲無所不通六合之大千歲之遠三教之同異百代之治亂以至乾文地志甲兵錢穀醫藥卜筮靡不寓目而經心曰理一而已然而雅言常在詩書執禮於兩儀運行之妙二氣屈伸之奧臣等之所不得聞也王未嘗以聰明示人而每臨筵啓牘山堆廟謨臺章戎政試事刑獄財賦一時並舉左右迭奏而應之尚有餘暇嘗曰古人五官並用不但兼人之才只是分數明蓋天下之理皆為王之得也取人為善如大舜之若決江河一言契旨雖踈遠卑賤之言必康色而受之羣臣登筵必假之頽導之使言言或拂聖意未嘗加之威怒法語之從捷如轉環重臺閣言者或犯乘輿廷臣請罪之王曰烏鳶破卵風風不至是言袞職可獎不可罪也屢下求言之教嘗曰先朝晚年尚多危言激論近日無敢言者子無未諫之誠而然歟蓋天下之善

皆為 王之有也急賢如渴有以經術進者有以文學進者有以才猷進者有以世祿勲舊進者或老其才而儲養之或峻其選而超遷之或簡拔於衆棄之中或滌蕩於積罪之餘酸醎鑿枘不枉其性梟窟禿各當其材天無私覆海不擇流人莫不自效其尺寸之能嘗扁寢殿曰蕩蕩平平室書庭衢八荒四大宇於殿壁又著萬川明月主人翁序有曰月一也水之類萬也水者世之人也月者太極也太極者吾也蓋天下之才皆為 王之用矣自志學之齡造詣已躋上聖之域而望道如未見發憤忘食循序力進至庚申猶謙謙若虛自比於蘧瑗之五十知非此所以聖而益聖也傳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參天地之化育 王之所以為聖也王篤於友于嘗臨恩信君之廟手自奠酌天淚沆瀾寵以節惠之典責以宸翰之碑於 英廟諸貴主及兩郡主恩意周摯曰以親心為心也和緩主有滄天之罪而曲加寬貸曰 先王所寵愛也積為賊竒貨 宗社幾危雖迫於羣請割恩置法而追念傷盡久益不衰裊又為國禍本慈綸屢降與憤日涕而始則置之近島妻孥與俱廩餼相續終又歲一召見不恤庭臣之爭嘗曰尺布斗粟之譏漢文猶不能免今日全恩一事豈不有光簡冊乎况以予情事只有同氣

一人諸臣豈忍使子復行丁酉之舉乎於朝臣曲察下情無微不至隱恤尤至方春將賞花教曰相臣在殯豈可遊衍乎此杜舉之義也愛民視之如傷或面諭方伯守宰察民隱而救民瘼或分遣繡衣刺匪法而伸無告或召見朝正吏詢民疾苦一雨一暘聖慮憧憧如農夫之憂其苗置測雨之器豎占風之竿上辛方社風祈西成之慶元日溫綸預勸東作之節每遇災歲一念濟恤如救焚拯溺發倉以賑之船粟以哺之捐帑蔽以補之停釋餉以寬之貢獻之重而蠲之王稅之正而減之荒政之要標記壁上以備常日日接廊廟之臣講究調賑之策慰諭董飭遍於諸道十行一札階前萬里仁恩所暨匹夫匹婦無顛連溝壑之患罷內貿之名戢官奴之弊為市井之民也革推刷之官正宣頭之案為奴婢之民也出官結而撤獵軍為峽野之民也創隊船而定魚鱗為江海之民也蠲貢鰲而耽民息肩矣減貢參而西民紓力矣著字恤之典而澤被嬰孩矣行掩埋之政而恩及邱隴矣蓋無一民而不被其仁每絲綸一下民莫不感激涕泣而天顏非昔之歎蓋因憂勤之過也以至憑几末音亦諄諄於民事之不可緩於乎至矣其於刑獄兢兢致慎哀矜惻怛惟恐一夫之冤枉親閱諸道錄案筵燭屢跋每審理或判下累十案侍臣承書至暮而王未嘗有



倦色嘗曰斷獄不可有適莫子常求生於可生不求生於必死又曰子於獄案  
干連姓名亦不忘遺非予有記性也誠之所到也又曰刑者所以輔治人命雖  
重事在倫紀教化邊則不當徒拘於法前後諸逆自干天憲而誅止其魁脅從  
罔治龍蛇之化常多於鯨鯢之戮曾厠近密者雖罪犯罔赦未嘗斷以極律中  
歲以還非干犯至重者邏騎不發於王府嘗曰漢家四百年基業在於風流篤  
厚禁網疏濶八字子欲使今之世除非身犯惡逆名在鐵案則並加疏蕩朝無  
罹辟之人世無見枳之家豈非導迎和氣祈天永命之本乎於是揭明義兩錄  
以懸象魏制欽恤典則以正關和禁追孥之法許從配之願覆盆之冤畢達輦  
路之顛挾纊之恩遠及邊戍之卒以至伐樹以時引禮經之訓放蟲於海用武  
陵之規肖螭動植之物咸歸於曰生之大德傳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王之所以為仁也 王以聖學之徹上徹下只在一敬字動靜互養內外交修  
恭已南面常有戰兢臨履之戒事天一念對越容光所照未嘗跛倚更衣便旋  
未嘗北向曰北辰所居也遇疾風雷雨恐懼怵惕惕惕竟夕不遑寧親裸 宗廟周  
旋出戶縮縮如不容陞降薦獻趨進翼如百辟駿奔莫不肅雍嘗冬享初獻既  
成諸臣以夜寒請入小次 王不應端坐植立及徹天已曙霜氣在袞冕上其

或命攝則遠近臣眡其事出御齋殿明燭以俟聞享禮畢乃休凡時節大小諸  
享率必齋居一歲中齋日居三之二嘗大暑御賓筵教曰今日熱輒有卿等夙  
退之意此浮念也仍竟日始罷朝曲宴晉接簡其禮數天笑為新溫然若家人  
父子俄而出御法殿羣臣皆伏抑首筵退汗浹背雖寢疾未嘗以褻衣見臣僚  
曾經賓僚兩坊官者雖蔭官稱其職而不斥其名雖退朝燕居戚畹之臣不敢  
干朝政中涓之類非公事則不敢輒至御前嘗曰接賢士大夫時多接宦官宮  
妾時少子於此庶無愧色勤於政事念念靡懈凡朝參常祭賓對輪對未嘗或  
廢諸臣章劄中外奏牘未嘗或滯一日間 殿宮承安之暇輒引接臣隣多至  
夜分禁鑰未開命令已下日以為常嘗曰守成之君只當以勤政憂民盡其分  
躬自節儉衣御屢澣非衮服則未嘗御錦綬御膳日不過兩時味不過三四皿  
寢殿樣陋湫隘兩則有漏床床嘗曰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不足與議聖人之  
非衣早宮德業所以日進也整飭威儀每動駕蹕路井井如畫繩墨班行儀衛  
無或失其次御座之側圖書几案各有定處嘗曰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制其外所以養其內今人平居不收斂入而事父兄出而事君長將何所據  
也此橫渠教人必以禮也及國有 元良益念身教之方循循善誘有範有則

聲律身度不言而喻庚申之受冊也三加七章禮容儼若蓋亦觀法於平日也傳曰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王之所以為莊也王事英宗至性根天十

年侍湯執玉奉盈孝孫之錫號古未有也自丙申大恤值諱日則齋穆悲慕二十年如一日每謁太廟至十三室鞠躬拱立若有見於位者每月朔望必

拜真殿風雨寒暑未嘗或廢每春秋歷謁諸陵濡露之感無豐于昵而惟於元陵間歲一幸以展終身之慕事慈殿慈宮三朝愉婉先意承歡志

物咸備慈孝兩至宮闈之間和氣融融如也嘗曰國有大小事予未嘗不稟慈聖而行每謁慈殿望殿門必下輿步詣曰我朝家法也萬壽殿有修繕之

役設次於殿門外躬董其事工訖乃還內陵園行幸雖歷日勞動回鑿傍暮而纔入關先詣東朝蓋出告反面之意也乙卯進爵王喜曰以予孤露所

仰戴者惟我慈宮臨是地行是禮至願粗伸矣後十年甲子即慈殿六旬慈宮七旬重舉慶禮此其時也仍命歲兕饒于華宮以待景運方回而仙馭已

邈嗚呼痛矣其於闕宮至痛在心哀慕終天定祝式程未折衷之禮也行誅討春秋微顯之旨也金滕出而睿孝益彰槐臺建而睿澤永垂馨筮尊爵享祀

不忒日瞻月覲展省無曠而即昨日綸音即大義數十中第一義則臣等之所

沒世鑽仰者也及夫天與吉宅禮成舉緬撰壙誌以發潛光煥輔儀以責終事  
隆園說以顯崇報備象設以尊體制設行宮於陪京以壯拱護之地妥御真  
於齋殿以替定省之儀每歲拜園駐蹕遲遲之臺瞻望夷猶不忍旋駕即夫  
子遲遲去父母國之義也庚申春幸有御詩曰明發華城回首遠遲遲臺上又  
遲遲嗚呼詩成而鑿蹕不復臨矣至若含哀茹痛無樂為君在宥二紀羣臣不  
敢陳揚徽之請堂曰老耒樓曰新豐聖人微意非臣等之所忍言而莫非聖孝  
之攸推也傳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王之所以為孝也王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道學之正也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義理之正也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而萬民萬事無不正治法征謨之正  
也精一之傳祗承于聖祖燕翼之謨付畀于聖子成始成終王者之大居  
正也傳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王之所以為正也嗚呼由周公以前聖人在  
上由周公以後聖人在下在上則其道行在下則其學明此所以堯舜孔朱所  
遇則異而其功則一也王以孔朱之學任堯舜之道大啓斯文以應五百命  
世之作而斯民無祿天嗇其壽聖聖相傳之統遂不可復徵子曰道之不行也  
學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蓋亦氣數之使然歟嗚呼痛矣臣識不足以測知聖人



文不足以形容德義而十年帷幄偏被恩遇亦嘗厠跡於都俞賡歌之筵輒敢  
以一二管蠡之見欲摹畫天日百世之下尚或恕其僭而悲其志云爾

李晚  
秀製

行知中  
府亭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附錄

(B)  
732.55  
4724  
[v.26]  
no.55  
0230256

昭和七年四月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四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6]  
no.55